

叙曲律



凡物以少整以多亂故橫議繁而一炬至
卷朽雜而五厄乘人事濫則天槩之必然
之勢也近代之最濫者詩文是已性不必
近學未有窺犬吠驢鳴貽笑寒山之石病
譚夢巒爭授苦海之相獨詞曲一途寔足
者少豈非以道疑小而爭竅未鑿而幸
免乎數十年來此風忽熾人翻窠臼家畫

曲律

馮序

一

蒟蘆傳奇不奇散套成套訛非閱舊誣曰
從先格喜剗新不思爭體餽飭自矜其設
色齊東妄附於當行乃若配調安腔選聲
酌韻或畧焉而弗論或涉焉而未通全上
帝下清問於周郎則今日之聲歌其先詩
文而受槩也必矣余早歲曾以雙雄戲筆
售知於詞隱先生先生丹頸秘訣傾懷指
授而更諄、為余言王君伯良也先生所

修南九宮譜一意津梁後學而伯良曲律一書近鐫於毛允遂氏法尤密論尤苛釐韻則德清蒙談評辭則東嘉領罰字擲句比則盈床無合作敲今擊古則積世少全才雖有竒穎宿學之士三復斯編亦將咋舌而不敢輕談翰筆而不敢漫試洵矣攻訶之針砭幾於按曲之申韓然自此律設而天下始知度曲之難天下知度曲之難

曲律

馮序

二

而後之蕪詞可以勿製前之哇奏可以勿傳懸完譜以俟當代之真才庶有興者不然夫安知世俗之不藉口於譜而濫乃滋甚且夫濫一也世亂則明槩於天世治則陰槩於人濫於曲而譜槩之濫於藉口譜之曲而律槩之其揆一也而或者謂詞闕未開賴譜為接引詞瀾既倒仗律為隄坊是猶未知兩先生相頌之深者矣抑人有

言指石喻山破竹杪而識應節之皆虛也
可以槩曲不可以槩詩文乎哉吾更願得
工詩文者補二律以備三章則請以謀之
允遂氏

天啟乙丑春二月既望古吳後學馮夢龍
題于葑溪之不改樂菴



曲律

馮序

三

曲律自序

曲何以言律也以律譜音六樂之成文不亂以律繩曲七均之從調不姦方伶倫吹竹之初迨后夔拊石之始爲聲僅五爲律僅十有二何約也至房中肇於唐山水尺奏於寶常於是布法益密演數愈繁調至八十有四律至百四十有四聲至一千有八其變不勝窮焉變極必反之元數窮必趨於約於是唐之孝孫宋之劉几以暨完顏之金蒙古之元漸省之以止於六宮十一調是六宮十一調者第語被絃應索之詞非槩宮懸廟假之奏也然康衢之歌興自野老關曲律

自序

一

方諸館

睢之咏采之國風不曰今之曲卽古之樂哉粵自北詞變爲南曲易忼慨爲風流更雄勁爲柔曼所謂地氣自北而南亦云人聲絲律而順吹萬之衡握之造化狎主之執成之賢豪惟是元周高安氏有中原音韻之創 明涵虛子有太和詞譜之編北土恃爲指南北詞稟爲令甲厥功偉矣至於南曲鶯鶴之陳久廢刁斗之設不閑綵筆如林盡是嗚嗚之調紅牙迭響祇爲靡靡之音俾太古之典刑斬於一旦舊法之漸滅悵在千秋猥當齟齬之年輒有絲肉之嗜蕭齋讀罷或辨吹緹芸館文闕時供擊節浸淫歲月稍竊

涓埃詎敢謂荀勗之多諧庶幾微周郎之一顧友人
孫比部夙傳家學同舍鬱藍生蚤擅慧腸竝工風雅
之脩兼妙聲律之度頃篋謬合臭味畧同日於坐間
舉白譚詞明星錯於尊俎抽黃指疾清吹發於欄楹
曰與其秘爲帳中母寧公之海內曷其制律用作懸
書余且抱疴遂疎握槩旣屢折簡亟趨報成余迺左
持藥椀右驗管城日疏數行積盈卷帙布之小史輒
自爲嘲今之爲詞曲者上無豸狴之懸下解棘木之
聽解殺而往脫銜以快游於葛天之塗適於華胥之
圖久矣奈何一旦閑之科條束之鉗鈇俾高者駕言
曲律

自序

二

方諸館

爲小乘之縛甲者貫辭爲拘士之譚夫有不披卷而
姍絕影而走者哉嗟乎創法貴嚴沿流多窳畫象之
後不啻三千罽網於今迺至七八以是知畫一非苛
深文猶晚宇壤寥廓寧乏蜀鐘相應之大賢蘭茝薰
蒸儻值高山爲賞之同調人持三尺家作五申還其
古初起茲流靡不將引商刻羽獨雄寡和之場淥水
玄雲仍作大雅之觀哉客曰子言誠辯抑爲道殊卑
如壯夫羞稱小技可唾何余謝否否駒隙易馳河清
難俟世路莽蕩英雄逗邇吾藉以消吾壯心酒後擊
缶鐙下缺壺若不自知其爲過也

萬曆庚戌冬長至後四日琅邪方諸生書於朱鷺齋

曲律

自序

三

方諸館

序
下

曲律目錄

一卷

論曲源第一

總論南北曲第二

論調名第三

二卷

論宮調第四

論平仄第五

論陰陽第六

論韻第七

論閉口字第八

論務頭第九

論腔調第十

論板眼第十一

論須識字第十二

論須讀書第十三

曲律

目錄

一

方諸館

論家數第十四

論聲調第十五

論章法第十六

論句法第十七

論字法第十八

論襯字第十九

論對偶第二十

三卷

論用事第二十一

論過搭第二十二

論曲禁第二十三

論散套第二十四

論小令第二十五

論咏物第二十六

論俳諧第二十七

論險韻第二十八

論巧體第二十九

論劇戲第三十

論引子第三十一

論過曲第三十二

論尾聲第三十三

論賓白第三十四

論科誦第三十五

論落詩第三十六

論部色第三十七

論訛字第三十八

雜論第三十九上

四卷

雜論第三十九下

論曲亨屯第四十

曲律

目錄

二

方諸館

曲律卷第一



會稽方諸生王驥德伯良撰



勾餘
柳城翁孫如法世行訂

鬱藍生呂天成勤之校

論曲源第一

曲樂之支也。自康衢擊壤黃澤白雲以降。於是越人易水大風瓠子之歌。繼作聲漸靡矣。樂府之名。昉於西漢。其屬有鼓吹橫吹相和清商雜調諸曲。六代沿其聲調。稍加藻豔。於今曲畧近。入唐而以絕句爲曲。如清平鬱輪涼州水調之類。然不盡其變。而於是始創爲憶秦娥菩薩蠻等曲。蓋太白飛卿輩實其作俑。入宋而詞始大振。署曰詩餘。於今曲益近。周待制柳屯田其最也。然單詞隻韻。歌止一闋。又不盡其變。而金章宗時。漸更爲北詞。如世所傳董解元西廂記者。其聲猶未純也。入元而益漫衍其製。櫛調比聲。北曲遂擅盛一代。顧未免滯於絃索。且多染胡語。其聲近。唯以殺商。人不習也。迨季世入我明。又變而爲南曲。婉麗嫵媚。一唱三歎。於是美善兼至。極聲調之致。始猶南北畫地相角。邇年以來。燕趙之歌童舞女。咸棄其桿撥。盡效南聲。而北詞幾廢。何元朗謂更數世

曲律

卷一

一

方諸館

後北曲必且失傳。宇宙氣數於此可覘。至北之濫流而爲粉紅蓮銀紐絲打棗竿南之濫流而爲吳之山歌越之採茶諸小曲不啻鄭聲然各有其致絲茲而往吾不知其所終矣。

總論南北曲第二

曲之有南北非始今日也。關西胡鴻臚侍珍珠船

其所

著書名

引劉勰文心雕龍謂塗山歌於侯人始爲南音。

有娥謠於飛燕始爲北聲。及夏甲爲東殷鼈爲西古四方皆有音。而今歌曲但統爲南北如擊壤康衢卿雲南風詩之二南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詞曲律

卷一

二

方諸館

有雅鄭皆北音也。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歛楚豔以
及今之戲文皆南音也。豫章左克明古樂府載晉馬
南渡音樂散亡僅存江南吳歌荆楚西聲自陳及隋
皆以子夜歡聞前溪阿子等曲屬吳以石城烏棲估
客莫愁等曲屬西蓋吳音故統東南而西曲則後之
人概目爲北音矣。以辭而論則宋胡翰所謂晉之東
其辭變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以地而論
則吳萊氏所謂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
北國之樂僅襲夷虜以聲而論則關中康德涵所謂
南詞主激越其變也爲流麗北曲主伉慨其變也爲

朴實惟朴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吳郡王元美謂南北二曲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辭情少而聲情多南聲情少而辭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其大較康北人故差易南調似不如王論爲確然陰陽平仄之用南北故絕不同詳見後說

北曲中原音韻論最詳備此後多論南曲

論調名第三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曲之調名今俗曰牌名始於漢之朱鷺石流艾如張巫山高梁陳之折楊柳梅花落雞鳴高樹巔玉樹後庭花等篇於是詞而爲金荃蘭畹花間草堂諸調曲而爲金元劇戲諸調北調載天台陶九成輟耕錄及

國朝涵虛子太和正音譜南調載毘陵蔣維忠

名孝

嘉靖中進士

南九宮十三調詞譜今吳江詞隱先生

名沈

萬曆中進士

又釐正而增益之者諸書臚列甚備然詞之

與曲寔分兩途間有采入南北二曲者北則於金而小令如醉落魄點絳脣類長調如滿江紅沁園春類皆仍其調而易其聲於元而小令如青玉案搗練子

類長調如瑞鶴仙賀新郎滿庭芳念奴嬌類或稍易字句或止用其名而盡變其調南則小令如卜算子生查子憶秦娥臨江仙類長調如鵲橋仙喜遷鶯稱人心意難忘類止用作引曲過曲如八聲甘州桂枝香類亦止用其名而盡變其調至南之於北則如金玉抱肚豆葉黃剔銀燈繡帶兒類如元晉天樂石榴花醉太平節節高類名同而調與聲皆絕不同其名則自宋之詩餘及金之變宋而爲曲元又變金而一爲北曲一爲南曲皆各立一種名色視古樂府不知更幾滄桑矣

以下專論南曲

其義則有取古人詩詞句中語

曲律

卷一

四

方諸館

而名者如滿庭芳則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唇則取江淹明珠點絳唇鷓鴣天則取鄭嵎家在鷓鴣天西江月則取衛萬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浣溪沙則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則取四愁詩語粉蝶兒則取毛澤民粉蝶兒共花同活人月圓則用王晉卿年年此夜華燈盛照人月圓時之類有以音地而名者如梁州序八聲甘州伊州令之類有以音節而名者如步步嬌急板令節節高滴溜子雙聲子之類其他無所取義或以時序或以人物或以花鳥或以寄托或偶觸所見而名者紛錯不可勝紀而又

有雜犯諸調而名者，如兩調合成而爲錦堂月，三調合成而爲醉羅歌，四五調合成而爲金絡索，四五調全調連用而爲雁魚錦，或明曰二犯江兒水，四犯黃鶯兒，六犯清音，七犯玉瓊瓏，又有八犯而爲八寶粧，九犯而爲九疑山，十犯而爲十樣錦，十二犯而爲十二紅，十六犯而爲一秤金，三十犯而爲三十腔類，又有取字義而二三調合爲一調，如皂袍罩黃鶯鶯集御林春類，有每調只取一字合爲一調，如醉歸花月渡，浣沙劉月蓮類，見新譜詞隱自製，又有一調分屬二宮，而聲各不同，如小桃紅，一在正宮，二在越調，紅芍藥，一

曲律

卷一

五

方諸館

在南呂宮，一在中呂宮類，有一調二名，如素帶兒，又名白練序，黃鶯兒，又名金衣公子類，有初本一調後各傳而致句字增減不同，如普天樂錦纏道類，有古體無考，俗傳增減句字，至繁聲過多，不可遵守，如越恁好，雌雄畫眉類，有其調存而宮調無可考，如三仙橋勝如花類，有調名傳訛，字義不通，無可考正，如奉時春十破四類，有其名存而本調無可考，如小秀才大夫娘類，有其名存而腔久不傳，如四塊金嬌鶯兒類，有二調句字相似，無可分別，如青衲襖紅衲襖類，有各宮調有賺，而僅存一二，餘無可考類，有字面差

訛致失本意，如生查子，查古槎字，用張騫乘槎事，玉抱肚，唐人呼帶爲抱肚，宋真宗賜王安石有玉抱肚，今訛爲玉胞肚，醉公子，唐人以咏公子，今訛爲醉翁子，朝天紫，本牡丹名，見陸游牡丹譜，今訛爲朝天子類，至古有所謂纏令，入破，出破之類，則按沈括筆談，謂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絃管纏聲，亦其遺法，則董解元古西廂記中，所謂醉落魄，纏令，點絳脣，纏令，正此法，絃索有和聲故也，明皇雜錄載天寶中，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其曲遍繁聲，名入破，後其曲律

卷一

六

方諸館

地皆爲西番破沒，則今曲所謂入破，出破，蓋以調有繁聲故也，又古曲有豔，有趨，豔在曲之前，趨在曲之後，楊用脩謂豔在曲前，卽今之引子，趨在曲後，卽今之尾聲是也，沈括又言曲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樂典言相應謂之犯，歸宿謂之煞，今十三調譜中，每調有賺犯，攤犯，二犯，三犯，四犯，五犯，六犯，七犯，賺道和傍拍，凡十一則，係六攝，每調皆有因，其法今盡不傳，無可考索，蓋正括所謂犯聲以下諸法，然此所謂犯，皆以聲言，非如今以此調犯他調之謂也，至有一調名而兩用，以此引曲，卽以

此爲過曲，如琵琶記之念奴嬌，引曲楚天過雨。云云

而下過曲長空萬里，則省曰本序，言本上曲之念奴嬌也。拜月亭之惜奴嬌，引曲禍不單行。云云而下過

曲自與相別，亦省曰本序，又夜行船引曲六曲闌干。云云而下過曲春思懨懨，亦省曰本序，亦言本上之

惜奴嬌與夜行船也。然則琵琶記之祝英臺，尾犯高陽臺三曲，皆以此引，以此過，皆可謂之本序。今却不然，而或於新篁池閣一曲，則亦署曰本序，不知前有梁州令引，則此可曰本序。今前引係他曲，而亦以本序名之，則非也。又登塲首曲，北曰楔子，南曰引子，引

曲律

卷一

七

方諸館

子曰慢詞過曲曰近詞，曲之第二調，北曰么，南曰前腔。曰換頭，前腔者，連用二首，或四五首，一字不易者是也。換頭者，換其前曲之頭，而稍增減其字，如錦堂月，念奴嬌序，則換首句，鎖南枝，二郎神，則并換其腹之第四第五句。人別後散套第二調，爭奈話別匆匆，寒蟬衰柳，下句六字不同。朝元令，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通調各自全換，只合前兩句，與首調相同。梁州序，則至第三第四調，而始換首二句之類是也。煞曲曰尾聲，或曰餘文，或曰意不盡，或曰十二時。以凡尾聲皆十二板故名。其實一也。爲格句字稍有不同，當各隨上用宮調，今多混用。

非是，詳見後論尾聲條中。大畧南調之創，稍次北調。拜月之作，稍先琵琶。今二記調絕不同，拜月諸調，又絕不見他戲。是知創調之始，當不止如今譜中所載者。特時代久遠，多致湮沒，卽其存者，而又腔調多不可考。惜哉！又世多以南之點絳脣粉蝶兒，二犯江兒水，作北調唱者，詞隱辯之甚詳。見譜中，然大迓鼓之迓，改作呀，撼亭秋之撼，仍誤作感，殊未當也。北詞各調，載輟耕錄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譜三書。迄今藉可考見。南詞舊有蔣氏九宮十三調二譜，九宮譜有詞十三調無詞，詞隱於九宮譜，參補新調，又并署平仄。曲律

卷一

八

方諸館

考定訛謬，重刻以傳，却削去十三調一譜，間取有曲可查者，附入九宮譜後。今其書秘不大有，錄載於此，以便觀者。

九宮詞譜共六百八十五章

新增及雜調，皆收此譜。內方諸生新製，凡三

十三章。

仙呂宮曲八十二章

十三調詞，另列在後。

仙呂引子十六章

卜算子

番卜算

劍器令

小蓬萊

探春令

醉落魄

天下樂

鵲橋仙

金雞叫

奉時春

紫蘇丸

唐多令

梅子黃時雨

似娘兒

望遠行

鷓鴣天

仙呂過曲六十六章

光光乍

鐵騎兒

碧牡丹

大齋郎

勝葫蘆

青歌兒

胡女怨

五方鬼

望梅花

上馬踢

月兒高

二犯月兒高

月雲高

月照仙

月上五更

蠻江令

涼草蟲

蠟梅花

曲律

卷一

九 方諸館

撼亭秋

望吾鄉

喜還京

美中美

油核桃

木丫牙

長拍

短拍

醉扶歸

皂羅袍

皂羅罩黃鶯

醉羅袍

醉羅歌

醉花雲

醉歸花月渡

羅袍歌

羽調排歌

三疊排歌

傍粧臺

二犯傍粧臺

八聲甘州

甘州解醒

甘州歌

十五郎

一盆花

桂枝香

二犯桂枝香

天香滿羅袖

河傳序

拗芝麻

一封書

一封歌

一封羅

安樂神犯

香歸羅袖

解三醒

解醒帶甘州

解醒歌

解袍歌

解醒望鄉

掉角兒序

掉角望鄉

番鼓兒

惜黃花

西河柳

春從天上來

古皂羅袍

甘州八犯

仙呂調慢詞五章

此係十三調譜，不列前九宮譜，內後同共六十二章。

河傳

聲聲慢

八聲甘州

杜韋娘

桂枝香

仙呂調近詞五章

曲律

卷一

十

方諸館

賺

薄媚賺

天下樂

三囑付

喜還京

羽調近詞八章

金鳳釵

四時花

四季花

勝如花

慶時豐

馬鞍兒

浪淘沙

歸仙洞

正宮曲六十二章

正宮引子十章

燕歸梁

七娘子

梁州令

破陣子

齊天樂

破齊陣

瑞鶴仙

喜遷鶯

緱山月

新荷葉

正宮過曲五十二章

玉芙蓉

刷子序

刷子帶芙蓉

錦纏道

朱奴兒

朱奴插芙蓉

朱奴剔銀燈

朱奴帶錦纏

普天樂

普天帶芙蓉

普天樂犯

錦芙蓉

芙蓉紅

錦庭樂

錦庭芳

錦纏落

雁過聲

風淘沙

四邊靜

福馬郎

小桃紅

與越調不同

曲律

卷一

士

方諸館

綠襴衫

三字令

一撮棹

三字令過十橋

陽關三疊

泣秦娥

傾杯序

傾杯賞芙蓉

長生道引

彩旗兒

滿江紅急

白練序

醉太平

雙灘瀟

洞仙歌

雁漁錦

山漁燈

山漁燈犯

雁過沙

雁來紅

沙雁揀南枝

金殿喜重重

花藥欄

賺

怕春歸

春歸犯

薔薇花

醜奴兒近

黃鍾賺

普天唱朱奴

錦芙蓉

已上二調、方諸生新製、

正宮調慢詞二章

十三調

安公子

長生道引

正宮調近詞二章

划鋏令

湘浦雲

大石調曲十三章

大石引子五章

東風第一枝

碧玉令

少年遊

念奴嬌

燭影搖紅

大石過曲八章

曲律

卷一

七

方諸館

沙塞子

本宮賺

沙塞子急

念奴嬌序

催拍

賽觀音

人月圓

長壽仙

大石調慢詞三章

十三調

驀山溪

烏夜啼

醜奴兒

大石調近詞一章

插花三臺

中呂宮曲六十二章

中呂引子十二章

粉蝶兒

四園春

思園春

醉中歸

滿庭芳

行香子

菊花新

青玉案

尾犯

遶紅樓

剔銀燈引

金菊對芙蓉

中呂過曲五十章

泣顏回

好事近

石榴花

榴花泣

駐馬聽

馬蹄花

駐馬泣

番馬舞秋風

駐馬摘金桃

駐雲飛

古輪臺

撲燈蛾

念佛子

大和佛

鶻打兔

大影戲

兩休休

好孩兒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粉孩兒

紅芍藥

與南呂不同

耍孩兒

會和陽

縷縷金

越恁好

漁家傲

剔銀燈

攤破地錦花

麻婆子

尾犯序

尾犯芙蓉

丹鳳吟

十破四

水車歌

永團圓

耍鮑老

瓦盆兒

喜漁燈

漁家燈

石榴掛漁燈

雁過燈

荼蘼香傍拍

舞霓裳

山花子

千秋歲

紅繡鞋

添字紅繡鞋

獸環著

合生

風蟬兒

倚馬待風雲

中呂調慢詞四章

十三調

醉春風

賀聖朝

沁園春

柳梢青

中呂調近詞七章

迎仙客

杵歌

阿好悶

呼喚子

太平令

德勝序

宮娥泣

般涉調慢詞一章

哨遍

曲律

卷一

古

方諸館

南呂宮曲一百十八章

南呂引子二十五章

大勝樂

金蓮子

戀芳春

女冠子

臨江仙

女臨江

一剪梅

臨江梅

一枝花

折腰一枝花

薄媚

虞美人

意難忘

稱人心

三登樂

轉山子

薄倖

生查子

哭相思

于飛樂

步蟾宮

滿江紅

上林春

滿園春

掛真兒

南呂過曲九十三章

梁州序

梁州新郎

賀新郎

賀新郎袞

纏枝花

節節高

大勝樂

柰子花

柰子落瑣廳

柰子宜春

青衲襖

紅衲襖

一江風

單調風雲會

梅花塘

香柳娘

女冠子

孤飛雁

右竹花

解連環

風檢才

呼喚子

大趸鼓

引駕行

曲律

卷一

薄媚袞

竹馬兒

番竹馬

繡帶兒

繡太平

繡帶宜春

宜春樂

太師引

醉太平

太師垂繡帶

瑣廳寒

瑣廳郎

阮郎歸

繡衣郎

宜春令

三學士

學士解醒

刮鼓令

羅鼓令

癡冤家

金蓮子

金蓮帶東甌

香羅帶

羅帶兒

二犯香羅帶

羅江怨

五樣錦

三換頭

香遍滿

懶畫眉

五 方諸館

浣溪沙

秋夜月

東甌令

劉潑帽

潑帽落東甌

金錢花

五更轉

五更轉犯

二犯五更轉

劉袞

紅衫兒

本宮賺

梁州賺

紅芍藥

古鍼線箱

鍼線箱

滿園春

八寶粧

九疑山

春瑣牕

浣沙劉月蓮

梁溪劉大香

繡帶引

懶鍼線

醉宜春

瑣牕繡

大節高

東甌蓮

浣溪樂

春太平

曲律

卷一

去 方諸館

宜春樂

太師帶

學士解醒

潑帽令

宜春引

鍼線牕

奈子樂

秋夜令

浣溪蓮 已上九調方諸

生新製

南呂調慢詞三章 十三調

賀新郎

木蘭花

烏夜啼

南呂調近詞四章

賺

春色滿皇州

搗白練

恨蕭郎

黃鍾宮曲五十二章

黃鍾引子十章

絳都春

疎影

瑞雲濃

女冠子

點絳脣

傳言玉女

玉女步瑞雲

翫仙燈

西地錦

玉漏遲

黃鍾過曲四十二章

絳都春序

出隊子

鬧樊樓

下小樓

耍鮑老

畫眉序

畫眉上海棠

畫眉姐姐

滴滴金

滴滴子

出隊滴滴子

神仗兒

曲律

卷一

七

方諸館

滴滴神仗

鮑老催

雙聲子

雙聲滴

啄木兒

啄木鷗

啄木叫畫眉

三段子

三段催

歸朝歡

水仙子

刮地風

春雲怨

三春柳

降黃龍

黃龍醉太平

黃龍捧燈月

黃龍袞

獅子序

太平歌

賞宮花

玉漏遲序

玉絳畫眉序

恨蕭郎

燈月交輝

恨更長

侍香金童

傳言玉女

月裏嫦娥

天仙子

越調曲五十二章

越調引子七章

浪淘沙

霜天曉角

金蕉葉

霜蕉葉

杏花天

祝英臺近

桃柳爭春

越調過曲四十五章

小桃紅

下山虎

山桃紅

蠻牌令

山虎嵌蠻牌

二犯排歌

五般宜

本宮賺

鬪蛤蠟

五韻美

羅帳裏坐

江頭送別

曲律

卷一

章臺柳

醉娘子

雁過南樓

山麻稽

花兒

鏹鍬兒

繫人心

道和

包子令

梅花酒

亭前柳

亭前送別

一疋布

撲頭錢

梨花兒

水底魚兒

吒精令

引軍旗

丞相賢

趙皮鞋

秃厮兒

喬八分

繡停針

祝英臺

望歌兒

鬪寶蟾

蠻牌嵌寶蟾

憶多嬌

鬪黑麻

憶花兒

憶鶯兒

江神子

園林杵歌

越調慢詞一章

十三調

養花天

越調近詞四章

入賺

綿搭絮

入破

出破

商調曲六十九章

商調引子九章

鳳凰閣

風馬兒

高陽臺

憶秦娥

逍遙樂

遶池遊

曲律

卷一

九

方諸館

三臺令

二郎神慢

十二時

商調過曲六十章

字字錦

滿園春

高陽臺

山坡羊

山羊轉五更

水紅花

水紅花犯

梧葉兒

梧蓼弄金風

梧蓼金羅

梧桐花

金梧桐

金梧繫山羊

金絡索

金甌線解醒

梧桐樹

梧桐樹犯

梧桐半折芙蓉花

喜梧桐

擊梧桐

二郎神

二賢賓

二鶯兒

二犯二郎神

集賢賓

集賢聽畫眉

集鶯兒

集賢聽黃鶯

鶯啼序

鶯啼春色中

黃鶯兒

黃鶯學畫眉

四犯黃鶯兒

鶯花皂

黃鶯穿皂袍

黃鶯帶一封

鸚鵡鶯

簇御林

攤破簇御林

簇袍鶯

鶯集御林春

鶯鶯兒

琥珀貓兒墜

貓兒出隊

貓兒墜玉枝

貓兒墜桐花

五團花

吳小四

三臺令

半面二郎神

攤破集賢賓

鶯斷鶯啼序

歇拍黃鶯兒

減字簇御林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偷聲貓兒墜

紅葉襯紅花

梧葉墮羅袍

黃鶯逐山羊

貓兒入御林

貓兒逐黃鶯

十一調方諸生新製

商調慢詞五章

十三調

集賢賓

永遇樂

熙州三臺

解連環

秋夜雨

商調近詞一章

漁父第一

商黃調詞五章

方諸生新製

二郎試畫眉

集賢觀黃龍

啼鶯捎啄木

貓兒戲獅子 御林轉隊子

小石調近詞一章

驟雨打新荷

雙調曲三十八章

雙調引子二十一章

真珠簾

真珠馬

花心動

謁金門

惜奴嬌

寶鼎硯

金瓏璁

搗練子

胡搗練

風入松慢

海棠春

夜行船

夜遊湖

四國朝

玉井蓮

後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新水令

五供養

賀聖朝

秋盞香

船入荷花蓮

梅花引

雙調過曲十一章

晝錦堂

紅林擒

錦堂月

醉公子

僥僥令

醉僥僥

孝順歌

鎖南枝

二犯孝順歌

孝南枝

孝順歌

仙呂入雙調過曲九十七章

桂花遍南枝

柳搖金

柳搖金犯

四塊金

淘金令

金風曲

五馬江兒水 江頭金桂 二犯江兒水

金犯令 月上海棠 海棠醉春風

姐姐插海棠 玉枝帶六么 撥棹入江水

園林帶僥僥 三月海棠 攤破金字令

夜雨打梧桐 金水令 朝天歌

嬌鶯兒 朝元令 風雲會四朝元

柳梢青 古江兒水 銷金帳

錦法經 灞陵橋 疊字錦

山東劉袞 雌雄畫眉 夜行船序

曉行序 黑蠟序 惜奴嬌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錦衣香 漿水令 嘉慶子

尹令 品令 豆葉黃

川豆葉 六么令 六么梧葉

六么姐兒 二犯六么令 福青歌

宰地錦襠 哭岐婆 雙勸酒

字字雙 三捧鼓 破金歌

柳絮飛 晉賢歌 雁兒舞

打毬場 倒拖船 風入松

風送嬌音 好姐姐 姐姐帶僥僥

金娥神曲 桃紅菊 一機錦

錦上花

步步嬌

忒忒令

沉醉東風

沉醉海棠

園林好

園林沉醉

江兒水

江兒撥棹

五供養

五供養犯

五枝供

二犯五供養

玉交枝

玉抱肚

玉抱交

玉山供

玉雁子

川撥棹

絮婆婆

元卜算

十二嬌

玉筍子

流拍

松下樂

步步入江水

江水遶園林

園林見姐姐

姐姐插嬌枝

嬌枝催撥棹

曲律

卷一

重

方諸館

玉蘭花

已上六調方諸生新製

雙調慢詞二章

十三調

紅林擒

泛蘭舟

雙調近詞三章

兩蝴蝶

賽紅娘

武陵花

附錄不知宮調及犯各調曲四十六章

附錄引子八章

宴蟠桃

三疊引

甲馬引

牧犢歌

帝臺春

西河柳

接雲雁

顆顆珠

附錄過曲三十八章

燒夜香

犯胡兵

三仙橋

風帖兒

柳穿魚

四換頭

恁麻郎

貨郎兒

十捧鼓

小引

望粧臺

攪羣羊

七賢過關

多嬌面

二犯朝天子

水唐歌

川鮑老

清商七犯

鶴狎天

鶯鴨滿渡船

赤馬兒

拗芝麻

一秤金

撼動山

中都俏

駿甲馬

滿院榴花

曲律

卷一

五

方諸館

紅葉兒

小措大

桃花紅

步金蓮

疎影

六犯清音

七犯瓊瓏

薄媚曲破

三十腔

九迴腸

巫山十二峰

右合九宮十三調曲共七百四十七章

蔣氏舊譜序云九宮十三調二譜得之陳氏白氏僅有其目而無其辭蔣爲輯古戲及散曲合數十家每調各譜一曲迨詞隱又增補新調之未收者并署平仄音律以廣其傳益稱大備蔣毘陵人名孝登嘉靖甲辰進士蓋好古博雅士也其書世多不傳恐久而遂泯其人畧志所自

詞隱校定新譜較蔣氏舊譜大約增益十之二三即

十三調諸曲有爲世所通用者亦間採并列其中矣

舊譜今既不傳，世將不復能覩十三調諸曲名目，爲別錄一過，以寄存餽羊之意，是譜蔣氏元不譜曲，似不易悉爲蒐輯，世遠樂亡，陵夷漸爾，惜哉。

十三調南曲音節譜

仙呂

與羽調互用 俱無詞

出入道宮

高平

南呂

賺犯 攤破 二犯 三犯 四犯 五犯

六犯 七犯 賺 道和 傍拍

已上十一則係六攝每調皆有因

河傳 小蓬萊

聲聲慢 鵲橋仙

曲律

卷一

五

方諸館

點絳脣 薄倖

聚八仙 天下樂

八聲甘州 轉山子 亦在南呂

杜韋娘 大勝樂慢 亦在南呂 道宮

臨江仙 亦在南呂 疎簾淡月 即桂枝香 亦在羽調

已上俱係慢詞

賺 一名惜花賺 與婆羅門薄媚賺同

八聲甘州 亦在道宮 天下樂 亦在中呂

勝葫蘆 即大河蟹 亦在羽 青歌

三祝付 六幺序 一作六幺令

醉扶歸

亦在羽

大迓鼓

亦在羽 亦在越 亦在村裏迓鼓

光光乍

聚八仙近

三學士

美中美

亦在越 小石

鍼線箱

亦在南呂 道宮

大勝樂

亦在南呂 道宮

油核桃

木丫叉

解三醒

亦在南呂 道宮

告雁兒

人月圓

亦在 南呂

拗芝麻

亦在 道宮

喜還京

與高平雙 調出入

已上俱係近詞

羽調

曲律

卷一

美

方諸館

六撮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燕歸梁

即風馬兒在 越調不同

醉落魄

望遠行

金蓮子

桂枝香

即疎簾淡月 亦在仙呂

小蓬萊

亦在 仙呂

已上俱係慢詞

賺

名本調賺

一封書

即秋江 送別

金鳳釵

即四 時花

撼亭秋

排歌

桂枝香

即月 中花

一盆花

馬鞍兒

浪淘沙

即賣 花聲

惜黃花

櫻桃花

亦在雙調

皂羅袍

錢擔兒

樂安神

掉角兒序

大迓鼓

即村裏迓鼓亦在仙呂

道和排歌

傍粧臺

望吾鄉

慶時豐

醉扶歸

亦在仙呂

勝葫蘆

即大河蟹亦在仙呂

刮鼓令

玉抱肚

亦在雙調

耍鮑老

即永團圓亦在黃鍾

已上俱係近詞

黃鍾

與商調羽調出入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喜遷鶯

亦在南呂

瑞雲濃

傳言玉女

即步虛聲

女冠子

即雙鳳翹與道宮般涉不同

快活年

絳都春慢

巫山十二峰

生查子

亦在雙調

疎影

探春令

已上俱係慢詞

賺

名連枝賺

出隊子

在大石正宮謂之風淘沙俱字同句同音調不同

刮地風

在正宮中呂謂之綠襪踢惟雙調及此名刮地風出入

神仗兒

啄木兒

滴滴金

鮑老催

亦在仙呂

歸朝歡

降黃龍

黃龍衰

胡女怨

玉漏遲

三段子

宜春令

賞宮花

賞宮花序

太平令

亦在道宮

連理枝

排遍第五

餘在徵調無考

天下同

燈月交輝

畫眉序

絳都春近

有二樣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鬧樊樓

玉翼蟬

下小樓

滴溜子

商調名鬪雙雞

耍鮑老

一名永團圓亦在羽

雙聲疊韻

團圓旋

古水仙子

已上俱係近詞

商調

與仙呂羽調黃鍾皆出入

六撮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集賢賓

逍遙樂

永遇樂

二郎神

伊州三臺

解連環

高陽臺

卽慶青
春慢

鳳凰閣

遶池遊

十二時

三登樂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二郎賺

集賢賓

黃鶯兒

鶯啼序

二郎神近

高陽臺近

卽慶青
春序

山坡羊

水紅花

一名折
紅蓮

簇御林

有二
樣

梧葉兒

一名知
秋令

琥珀貓兒墜

曲律

卷一

无

方諸館

鬪雙雞

卽滴溜子
亦在黃鍾

漁父第一

刮地風

亦在
黃鍾

金字令

卽淘金令
亦在雙調

已上俱係近詞

商黃調

此係合犯乃商調黃鍾各半隻或各一隻合
成者皆是也但不許黃鍾居商調之前曲無
前後高低之理古人無此式也

正宮調

與大石 中呂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梁州令

尾犯慢

安公子

齊天樂

緜山月

粉蝶兒

滿堂春

與中呂音異字同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各傾杯賺

梁州令近

即小梁州

忒忒令

划歛兒

與越調不同

曾天樂

與中呂不同

催拍

亦在大石

雁過聲

一名大擺袖即塞鴻秋

湘浦雲

即刷子序

尾犯序

一作近

玉芙蓉

漁家傲

亦在中呂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丹鳳吟

朱奴兒

亦在中呂

長壽仙三臺

小桃紅

一作山桃紅與越調不同

傾杯序

風淘沙

字雖與綠欄踢同調則不同又名梁

梁州第七

亦在南呂州小序

道宮與小梁州不同

四邊靜

亦在中呂音高到地風同而腔調則不同也

綠欄踢

此曲自中呂來故音低見上

雙灘鷗

玉濠寨

僥僥令

與雙調不同

福馬郎

亦在大石本在中呂

地錦花

亦在中呂

麻婆子

亦在中呂

已上俱係近詞

大石調 與正宮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念奴嬌慢 即百字令一名醉江月 夜合花

新荷葉 金菊對芙蓉 一名東風第一枝

鷓鴣天 驀山溪

燭影搖紅 滿堂春 亦在正宮

醜奴兒 西地錦

已上俱係慢詞

賺 名太平賺

念奴嬌 即醉江月 紅羅襖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新荷葉近 金殿喜重重

小秀才 還京樂

伊州令 西地錦近

插花三臺 花壓欄

怕春歸 歇滿 一名煞

催拍 亦在正宮 風淘沙 亦在正宮

福馬郎 醜奴兒近

一撮棹

已上俱係近詞

中呂調 與正宮 道宮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粉蝶兒

與正宮句同音興

醉春風

作醉中天者非

滿庭芳

賀聖朝

沁園春

菊花新

柳梢青

奉時春

紫蘇丸

破陣子

七娘子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鼓板賺

會天樂

與正宮不同

滾繡毬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迎仙客

天下樂

亦在仙呂

石榴花

泣顏回

即好事近一名杏壇三標

剔銀燈

凭欄人

紅繡鞋

即朱履曲亦在雙調名羊頭靴

大環着

山花子

紅衫兒

與南呂不同

鮑老催

梁州太序

即梁州第七亦在正宮南呂道宮

千秋歲

柳梢青

錦纏道

亦出入正宮

大影戲

大夫娘

喬合笙

福馬郎

亦在正宮大石

瓦盆兒

杵歌

粉蝶兒近

好孩兒

與耍孩兒不同

紅芍藥

與南呂不同

阿好悶

呼喚子

會河陽

有二樣

舞霓裳

和佛兒

縷縷金

古輪臺

茶蘼香

又名絞茶蘼

朱奴兒

亦在正宮

剪梨花

即梨花頭

番鼓兒

耍孩兒

本在般涉

太平令

與黃鍾不同

四邊靜

亦在正宮

三字令

麻婆子

亦在正宮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越恁好

撲燈蛾

與雙調不同

鶻打兔

綠欄踢

亦在正宮

兩休休

漁家傲

亦在正宮

已上俱係近詞

般涉調

與中呂出入無曲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哨遍

右係慢詞

賺

名煞賺

即太平賺

耍孩兒

女冠子

一名孤雁飛南道宮黃鍾不同

已上俱係近詞

道宮調

與南宮

仙呂

高平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女冠子

與黃鍾般涉
同一名蓬萊仙

梅子黃時雨

即黃梅雨

應時明

四國朝令

大勝樂

亦在南呂

已上俱係慢詞

賺

名漁兒賺

八聲甘州

亦在仙呂

玉山槐

魚兒耍

太平令

亦在黃鍾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大勝樂近

亦在仙呂南呂

鍼線箱

亦在仙呂南呂

解三醒

亦在仙呂南呂

芳草渡序

應時明近

解紅

謝秋風

梁州第七

即梁州小序亦在正宮南呂中呂

黃梅雨近

枸芝蔴

亦在仙呂

已上俱係近詞

南呂調

與道宮

仙呂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一枝花

即滿路花

滿江紅

卜算子

瑤臺月

賀新郎慢

臨江仙

亦在仙呂

喜遷鶯

亦在黃鍾

憶秦娥

即秦樓月

大勝樂慢

戀芳春

亦在道宮

一剪梅

挂真兒

稱人心

轉山子

亦在仙呂

薄媚令

似娘兒

金雞叫

胡搗練

金蓮子慢

亦在羽調

唐多令

行香子

亦在雙調

已上俱係慢詞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賺

名婆羅門賺

又名薄媚賺

梁州第七

即梁州小序與小梁州不同亦在正宮仙呂道宮

浪淘沙

亦在羽調

牧羊關

賀新郎近

感皇恩

浣沙溪

草堂詩餘作浣溪沙者非

望江南

梧桐樹

大勝樂近

紅芍藥

與中呂不同

人月圓

紅衲襖

青衲襖

香羅帶

寄生子

洞中仙

即洞仙歌

石竹花

春色滿皇州

金絡索

上馬踢

月兒高

卽誤佳期

簇仗

懶畫眉

銷金帳

瑣廳寒

作寒廳非

太師引

搗白練

卽搗練子

恨蕭郎

五更轉

香遍滿

西河柳

獅子序

秋夜月

劉潑帽

東甌令

蠻江令

望梅花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白練序

醉太平

繡帶兒

卽癡冤家

金蓮子

香柳娘

亦在雙調

紅衫兒

與中呂不同

少不得

十五郎

柰子花

一名玉梅花

鍼線箱

亦在道宮仙呂

生薑芽

卽節高節

解三醒

亦在道宮仙呂

大金錢

卽金錢花

吳小四

已上俱係近詞

高平調

與諸調皆可出入其調曲名皆就引各調曲

名合入不再錄出其六攝十一則皆與諸調
同用賺以取引曲爲血脉而用也其過割搭
頭圓混自有妙處試觀畫眉人遠夢回風遠
圍屏二套可見

越調

與小石調 高平調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金蕉葉

梅花引

卽江城子

夜行船

本在小石

霜天曉角

杏花天

枕屏兒

風馬兒

與羽調燕歸梁不同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已上俱係慢詞

賺

名竹馬兒賺

小桃紅

與正宮不同

玉簫令

卽玉簫亦在雙調

鬪蝦蟆

章臺柳

雁過南樓

醉娘子

鐙鉞兒

繡停針

下山虎

三換頭

吒精令

繫人心

山麻客

卽麻郎兒

綿打絮

作綿搭序非

亭前柳

五韻美

望歌兒

四國朝序

蠻牌令

即四般宜

憶多嬌

更時令

江頭送別

羅帳裏坐

竹馬兒

雁過沙

雁兒舞

入破

一至九

出破

一至七

歇滿

又名煞

已上俱係近詞

小石調

與越調雙調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曲律

卷一

三

方諸館

花心動

夜行船

亦在雙調越調

惜奴嬌令

風入松慢

亦在雙調

祝英臺慢

已上俱係慢詞

賺名蓮花賺

風入松近

亦在雙調

夜行船近

惜奴嬌

祝英臺近

亦在越調

蝦蟆序

俗訛為黑麻序一名闕寶蟾

賞佛蓮

遍地花影

四犯江兒水

與雙調不同

驟雨打新荷

即荷葉鋪水面

錦衣香

亦在雙調

漿水令

亦在雙調

梅花酒

亦在雙調

已上俱係近詞

雙調

中有夾鍾宮俗調與小石出入

六攝十一則見前仙呂調下

新水令

夜行船

本在小石

風入松慢

亦在小石本夾鍾宮

五供養慢

謁金門

生查子

亦在黃鍾

瑞鶴仙

海棠令

即月上海棠慢

紅林檎慢

寶鼎現

珍珠簾

泛蘭舟

曲律

卷一

五

方諸館

脫銀袍

虞美人

金瓏璫

青玉案

行香子

亦在南呂

已上俱係慢詞

賺

名海棠賺

駐馬聽

夾鍾宮

沉醉東風

步步嬌

即潘妃曲

金娥神

即好姐姐

風入松近

亦在小石夾鍾宮

碧玉簫

亦在越調

岷江綠

即江兒水又有入夾鍾宮者與此亦不同

月上海棠

川撥棹

梅花酒 亦在小石

荳葉黃

嘉慶子

五供養

水仙子 亦在黃鍾

孝順歌

孝南歌 比鎖南枝句字少不同音調則一正猶中呂正宮中之普天樂之類也一名操

南枝其實一也

鎖南枝 卽婆羅枝見孝南歌下

淘金令 卽金字令夾鍾宮

二犯江兒水 夾鍾宮

玉交枝

晝錦堂

燕穿簾

紅林擒

忒忒令

鶯踏花 卽桃紅菊

兩蝴蝶 卽雙蝴蝶

曲律 卷一

園林好

喜還京 與仙呂高平出入

鶯桃花 亦在羽調

香柳娘 亦在南呂

醉翁子

海榴花 夾鍾宮

朝元歌 夾鍾宮

柳搖金

五韻美

泛蘭舟

駐雲飛 夾鍾宮

一江風 夾鍾宮觀渦團兒

品令

尹令

琴家令

漿水令

花犯撲燈蛾 卽海棠枝上撲燈蛾一名麥裏蛾與中呂不同

吃時令

帳兒裏燈

方諸館

雙韻子

十六娘

哭岐婆

宰地錦褶一作綿褶

打毬場

一泓兒水

趙皮鞋

柳絮飛夾鍾官

羊頭靴

卽紅繡鞋

三月桃

阿家嬌

繡鴛鴦

步沙堤

熙熙令

撒金沙

尉遲杯

彩旗兒

卽僊僊令

大齋郎

臘梅花

賽紅娘

曲律

卷一

里

方諸館

一機錦

武陵春

已上俱係近詞



曲律卷第二

長子部
卷錄也
諸子部

會稽方諸生王驥德伯良撰

勾餘 柳城翁孫如法世行訂

鬱藍生呂天成勤之校

論宮調第四

宮調之說，蓋微眇矣。周德清習矣而不察，詞隱語焉而不詳，或問曲何以謂宮調，何以有宮，又復有調，何以宮之爲六，調之爲十一，旣總之有七宮調矣，何以今之用者，北僅十三，南僅十一，又何以別有十三調之名也。曰：宮調之立，蓋本之十二律五聲，古極詳備。曲律

卷二

一

方諸館

方諸館

而今多散亡也。其說雜見歷代樂書，杜佑通典，鄭樵樂畧，沈括筆談，蔡元定律呂新書，歐陽之秀律通，陳陽樂考，朱子語類，馬端臨文獻通考，及唐宋諸賢樂論，近聞人李文利律呂元聲，嶺南黃泰泉樂典，吾鄉季長沙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諸書，宏博浩繁，無暇殫述。第撮其要，則律之自黃鍾以下，凡十二也。聲之自宮商角徵羽而外，有半宮半徵凡七也。古有旋相爲宮之法，以律爲經，復以律爲緯，乘之每律得十二調，合十二律得八十四調，此古法也。然不勝其繁，而後世省之爲四十八宮調，四十八宮調者，以律爲經，以

聲爲緯、七聲之中、去徵聲及變宮變徵、僅省爲四、以
聲之四、乘律之十二、於是每律得五調、而合之爲四
十八調、四十八調者、凡以宮聲乘律、皆呼曰宮、以商
角羽三聲乘律、皆呼曰調、今列其目、

黃鍾

宮俗呼正宮

商俗呼大石調

角俗呼大石角調

羽俗呼般涉調

大呂

宮俗呼高宮

商俗呼高大石調

角俗呼高大石角

羽俗呼高般涉

曲律

卷二

二

方

諸館

大簇

宮俗呼中管高宮

商俗呼中管高大石

角俗呼中管高大石角

羽俗呼中管高般涉

夾鍾

宮俗呼中呂宮

商俗呼雙調

角俗呼雙調角

羽俗呼中呂調

姑洗

宮俗呼中管中呂宮

商俗呼雙調

角俗呼中管雙角調

羽俗呼中呂調

仲呂

宮俗呼道調宮

商俗呼小石調

角俗呼小石角調

羽俗呼正平調

蕤賓

宮俗呼中管道調宮

商俗呼中管小石調

角俗呼中管岩角調

羽俗呼中管正平調

林鍾

宮俗呼南呂宮

商俗呼歇指調

角俗呼歇指角調

羽俗呼高平調

夷則

宮俗呼仙呂宮

商俗呼商調

曲律

卷二

三

方諸館

角俗呼商角調

羽俗呼仙呂調

南呂

宮俗呼中管仙呂宮

商俗呼中管商調

角俗呼中管商角調

羽俗呼中管仙呂調

無射

宮俗呼黃鍾宮

商俗呼越調

角俗呼越角調

羽俗呼羽調

應鍾

宮俗呼中管黃鍾宮

商俗呼中管越調

角俗呼中管越角調

羽俗呼中管羽調

此所謂四十八調也。自宋以來，四十八調者，不能具存，而僅存中原音韻所載六宮十一調，其所屬曲聲調各自不同。

仙呂宮清新綿逸

南呂宮感歎傷悲

中呂宮高下閃賺

黃鍾宮富貴纏綿

正宮惆悵雄壯

道宮飄逸清幽

以上皆屬宮

大石調風流蘊藉

小石調矯旋嫵媚

高平調條拘澁漾

拘舊作誤

般涉調拾掇坑塹

歇指調急併虛歇

商角調悲傷宛轉

雙調健捷激臯

商調悽愴怨慕

曲律

卷二

四

方諸館

角調嗚咽悠揚

宮調典雅沉重

越調陶寫冷笑

以上皆屬調

此總之所謂十七宮調也。自元以來，北又亡其四，道

歇指調、角調、宮調而南又亡其五，商角調并前北之四，自十七宮調而

外，又變爲十三調，十三調者，蓋盡去宮聲不用，其中

所列仙呂、黃鍾、正宮、中呂、南呂、道宮，但可呼之爲調，

而不可呼之爲宮，如曰仙呂調、正宮調之類，然惟南曲有之，變之

最晚，調有出入，詞則畧同，而不妨與十七宮調並用

者也。其宮調之中，有從古所不能解者，宮聲於黃鍾

起宮，不曰黃鍾宮，而曰正宮，於林鍾起宮，不曰林鍾

宮而曰南呂宮於無射起宮不曰無射宮而曰黃鍾宮其餘諸宮又各立名色蓋今正宮實黃鍾也而黃鍾實無射也沈括亦以爲今樂聲音出入不全應古法但畧可配合雖國工亦莫知其所因者此也又古調聲之法黃鍾之管最長長則極濁無射之管最短應鍾又短於無射短則極清又五音宮商宜濁徵羽以無調故不論

用清今正宮曰惆悵雄壯近濁越調曰陶寫冷笑近清似矣獨無射之黃鍾是清律也而曰富貴纏綿又近濁聲殊不可解問各曲之分屬各宮調也亦有說乎曰此其法本之古歌詩者而今不得悖也蓋古譜

曲律

卷二

五

方諸館

曲之法一均七聲

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

其五

正聲

除去半宮半徵而言也

皆可爲調如叶之樂章則止以起

調一聲爲首尾其七聲

兼半宮半徵而言

則考其篇中上下

之和而以七律參錯用之初無定位非曰某句必用某律某字必用某聲但所用止於本均而他宮不與焉耳唐宋所遺樂譜如鹿鳴三章皆以黃鍾清宮起音畢曲而總謂之正宮關雎三章皆以無射清黃起音畢曲而總謂之越調今譜曲者於北黃鍾醉花陰首一字亦以黃鍾清六譜之

六樂家譜字如凡工尺合之類凡清黃皆曰六

下却每字隨調以叶而卽爲黃鍾宮曲沈括所謂凡

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然，正此意也。然古樂先有詩而後有律，而今樂則先有律而後有詞，故各曲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仄，又各準其所謂仙呂，則清新綿逸，越調則陶寫冷笑者，以分叶之，各宮各調，部署甚嚴，如卒徒之各有主帥，不得陵越，正所謂聲止一均，他宮不與者也。宋之詩餘，亦自有宮調，姜堯章輩皆能自譜而自製之，其法相傳，至元益密，其時作者踵起，家擅專門，今亡不可考矣。所沿而可守，以不墜古樂之一綫者，僅今日九宮十三調之一譜耳。南北之律一轍，非之歌也，必和以絃索，曲不入

曲律

卷二

六

方諸館

方諸館

律，則與絃索相戾，故作非曲者，每凜凜遵其型范，至今不廢。南曲無問宮調，只按之一拍足矣，故作者多孟浪其調，至混淆錯亂，不可救藥，不知南曲未嘗不可被管絃，實與非曲一律，而奈何離之，夫作法之始，定自絃索，離之蓋自琵琶拜月始，以兩君之才，何所不可，而猥自貫於不尋宮數調之一語，以開千古厲端，不無遺恨。吳人祝希哲，謂數十年前，接賓客，尚有語及宮調者，今絕無之，由希哲而今，又不止數十年矣。或問子言各宮調譜，不出一均，而奈何有云，與某宮某調，出入而竝用者也，曰：此所謂一均七聲，皆可

爲調，第易其首一字之律，而不必限之一隅者，故北曲中呂越調，皆有鬪鶴鶉，中呂雙調，皆有醉春風，南曲雙調，多與仙呂出入，蓋其變也。此宮調之大畧也。

論平仄第五

今之平仄，韻書所謂四聲也，而實本始反切，古無定韻，詩樂皆以叶成，觀三百篇可見。自西域梵教入而始有反切，自沈約類譜作而始有平仄，欲語曲者，先須識字，識字先須反切，反切之法，經緯七音，旋轉六律，釋氏謂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言相通也。今無暇論切，第論四聲，四聲者，平上去入也，平謂之

曲律

卷二

七

方諸館

方諸館

平，上去入總謂之仄，曲有宜於平者，而平有陰陽，陰陽

說見下條

有宜於仄者，而仄有上去入，乖其法，則曰拗嗓，

蓋平聲聲尚含蓄，上聲促而未舒，去聲往而不返，入聲則逼側而調不得自轉矣，故均一仄也，上自爲上去，自爲去，獨入聲可出入互用，其音重濁，故其曲無入聲，轉派入平上去三聲，而南曲不然，詞隱謂入可代平，爲獨洩造化之秘，又欲令作南曲者，悉遵中原音韻，入聲亦止許代平，餘以上去相間，不知南曲與北曲正自不同，北則入無正音，故派入平上去之三聲，且各有所屬，不得假借，南則入聲自有正音，又施

於平上去之三聲，無所不可，大抵詞曲之有入聲，正如藥中甘草，一遇缺乏，或平上去三聲字面不妥，無可奈何之際，得一入聲，便可通融打諢過去，是故可作平，可作上，可作去，而其作平也，可作陰，又可作陽，不得以非音爲拘，此則世之唱者，由而不知，而論者又未敢拈而筆之紙上故耳。其用法，則宜平不得用仄，宜仄不得用平，此仄兼上去，宜上不得用去，宜去不得用上，宜上去不得用上去，上去二字，宜去不得用上，上去二字。尤重如琵琶三學士首句，謝得公公意甚美，玉玦集賢賓首句，青歸柳葉墮，尚小末二字，皆須上去，一用上去，則不可唱，若他曲有無關繫，不妨通用者，則上去亦可，去上亦可，不必泥此。

曲律

卷二

八

方諸館

不得疊用

尚是本音，上上疊用，則第一字便似平聲，如玉玦泣顏回第九句，想何如季布難歸季布兩去聲，雖帶勉強，仍是季布雁來紅第五句，奈李廣未侯真數奇，李廣兩上聲，李字稍不調停，則開口便是離廣矣，故遇連綿現成字，如宛轉醜醜嫖嫖嫖整整之類，不能盡避，凡一應生造字，只宜避之爲妙。

單句不得連用四平四上四去，四入，琵琶念奴嬌序月下歸來飛瓊用四平聲字，此以中有截板間之故也，然終不可爲法，觀上珠箔銀屏吾廬三徑可見，若第四折繡帶兒難道是庭前森森丹桂，庭前森森丹五字連用平聲，真不可唱矣。

雙句合一不合二，合三不合四，押韻有宜平而亦可用仄者，有宜仄而亦可用平者，有宜平不得已而以上聲代之者，韻脚不宜多用入聲代平上去字，一調中有數句連用仄聲者，宜一上一去間用，詞隱謂

遇去聲當高唱，遇上聲當低唱，平聲入聲又當斟酌其高低，不可令混。或又謂平有提音，上有頓音，去有送音，蓋大畧平去入啓口便是其字，而獨上聲字須從平聲起音，漸揭而重以轉入，此自然之理。至調其清濁，叶其高下，使律呂相宣，金石錯應，此握管者之責，故作詞第一喫緊義也。

論陰陽第六

古之論曲者，曰聲分平仄，字別陰陽，陰陽之說，非曲中原音韻論之甚詳。南曲則久廢不講，其法亦湮沒不傳矣。近孫比部始發其義，蓋得之其諸父大司馬曲律

卷二

九

方諸館

月峰先生者，夫自五聲之有清濁也，清則輕揚，濁則沈鬱。周氏以清者爲陰，濁者爲陽，故於北曲中，凡揭起字皆曰陽，抑下字皆曰陰，而南曲正爾相反。南曲凡清聲字皆揭而起，凡濁聲字皆抑而下，今借其所謂陰陽二字而言，則曲之篇章句字，旣播之聲音，必高下抑揚，參差相錯，引如貫珠，而後可入律呂，可和管絃，倘宜揭也，而或用陰字，則聲必欺字，宜抑也，而或用陽字，則字必欺聲，陰陽一欺，則調必不和，欲詘調以就字，則聲非其聲，欲易字以就調，則字非其字矣。毋論聽者迂耳，抑亦歌者棘喉，中原音韻載歌非

曲四塊玉者，原是綠扇歌青樓飲，而歌者歌青爲晴，謂此一字欲揚其音，而青乃抑之，於是改作買笑金，纏頭錦子始叶，正聲非其聲之謂也。此上陰陽皆就

以抑爲陰論，下文南曲陰陽反，此以揭者爲陰，以抑者爲陽論。南調反此，如琵琶記

尾犯序首調末公婆沒主，一旦冷清清句，冷字是掣板，唱須抑下，宜上聲，清字須揭起，宜用陰字清聲，今

并下第二第三調末句，一曰眼睜睜，一曰語惺惺，冷眼語三字皆上聲，清清睜睜惺惺皆陰字叶矣，末調末句却曰相思兩處，一樣淚盈盈，淚字去聲，既啓口便氣盡，不可宛轉，下盈盈又屬陽字，不便於揭，須唱

曲律 卷二 十 方諸館

作英字音乃叶，玉芙蓉末三字，正與此冷清清三字相同，南九宮用拜月聖明天子詔賢書作譜，詞隱評

云，子詔上去妙殊誤，蓋詔賢二字，法用上陰，而詔賢是去陽，唱來却似沼軒故也，兩平聲，則如高陽臺宦

海沈身句，沈字是陽，身字是陰，此句當作仄仄陰陽，仄仄或作平仄亦可，今日沈身，則海字之上聲，與沈之陽字相

疾，須作身沈乃叶之類。此句用前引子夢遶親闌四字，則正叶。以此推之，他調可互而見，大畧陰字宜搭上聲，陽字宜搭去

聲，如長空萬里換頭孤影，光瑩愁聽，孤字以陰搭上，愁字以陽搭去，唱來俱妙，獨光字唱來似在字，則以

陰搭去之故。若易光爲陰字，或易瑩爲上聲字，則又叶矣。祝英臺換頭，春晝知否，今後上三字皆陰，而獨知否好聽。春字則似唇，今字則似禽，正以下去上二聲不同之故。若易春今爲陽，或易晝後爲上，則又無不叶矣。此下字活法也。又平聲陰則揭起，而陽則抑下，固也。然亦有揭起處，特以陽字爲妙者。如二郎神第四句第一字，亦是揭調。琵琶誰知別後，連環繁華庭院，浣紗蹉跎到此，明珠徘徊燈側，誰字繁字，併字揭來俱妙。而蹉字揭來，却似煙字，蓋此字之揭，其聲吸而入，其揭向內，所以陽字特妙，而陰字之揭，其聲吐而出，如去聲之一往而不返故也。又梁州序第三句第三字，亦似揭起，而亦以陽爲妙。如日永紅塵與一點風來，風不如紅妙勝如花。第三句第三字亦然。荆釵之登山，驀嶺與浣紗之登山涉水，兩登字俱欠妙。餘可類推。此天地自然之妙，呼吸抑揚，宛轉在幾微間，又不可盡謂揭處決不可用陽也。然古曲陰陽皆合者，亦自無幾。卽西廂音律之祖，開卷第一句，遊藝中原之原法，當用陰字。今原却是陽，須作淵字唱乃叶。他可知已。周氏以爲陰陽字，惟平聲有之，上去俱無。夫東之爲陰，而上則爲董，去則爲凍，籠之爲陽。

而上則爲隴，去則爲弄，清濁甚別，又以爲入作平聲，皆陽，夫平之陽字，欲揭起甚難，而用一入聲反圓美，而好聽者何也，以入之有陰也，蓋字有四聲，以清出者亦以清收，以濁始者亦以濁歛，此亦自然之理，惡得謂上去之無陰，陽而入之作平者皆陽也，又言凡字不屬陰則屬陽，無陰陽兼屬者，余家藏得元燕山卓從之中原音韻類編，與周韻凡類皆同，獨每韻有陰有陽，又有陰陽通用之三类，如東鍾韻中，東之類爲陰，戎之類爲陽，而通同之類并屬陰陽，或五音中有半清半濁之故耶，夫理輕清上浮爲陽，重濁下凝爲陰，周氏以清爲陰，以濁爲陽，所不可解，或以陰之字音屬清，陽之字音屬濁之故，然分析倒置，殊自不妥，序琵琶記者爲河間長君，至謂陽宜於男，陰宜於女，益杜撰可嗤矣，宋鄱陽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字聲有清濁，非強爲差別，蓋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此亦以清爲陽，以濁爲陰之一證也。

論韻第七

韻書之夥也，作辭賦騷選，則用古韻，有通韻，有叶韻，有轉注，作近體，則用今韻，始沈約類譜，今裁於唐而

曲律

卷二

主

方諸館

爲禮部韻畧作曲則用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古樂府
悉係古韻宋詞尚沿用詩韻入金未能盡變至元人
譜曲用韻始嚴德清生最晚始輯爲此韻作北曲者
守之兢兢無敢出入獨南曲類多旁入他韻如支思
之於齊微魚模魚模之於家麻歌戈車遮真文之於
庚青侵尋或又之於寒山桓歡先天寒山之於桓歡
先天監咸廉纖或又甚而東鍾之於庚青混無分別
不啻亂麻今曲之道盡亡而識者每爲掩口北劇每
折止用一韻南戲更韻已非古法至每韻復出入數
韻而恬不知怪抑何窘也古詞惟王實甫西廂記終
帙不出入一字今之偶有一二字失韻皆後人傳訛
至眼橫秋水無塵數語原不用韻元人故有此體以
其偶與侵尋本韻相近何元朗遂訾爲失韻世遂羣
然和之實甫抱抑良久余新刻考正西廂記注中辯
之甚詳不特爲實甫洗寃亦以爲世之庸瞽而妄肆
譏評者下一鍼砭耳南曲自玉玦記出而宮調之飭
與押韻之嚴始爲反正之祖邇詞隱大揚其瀾世之
赴的以趨者比比矣然中原之韻亦大有說古之爲
韻如周顛沈約毛晃劉淵夏竦吳棫輩皆博綜典籍
富有才情一書之成不知更幾許歲月費幾許考索

猶不能盡愜後世之口。德清淺士韻中畧疏數語，輒已文理不通。其所謂韻，不過雜采元前賢詞曲，掇拾成編，非真有晰於五聲七音之旨，辨於諸子百氏之奧也。又周江右人，卒多土音，去中原甚遠，未必字字訂過，是欲憑影響之見，以著爲不刊之典，安保其無離而不叶於正者哉。蓋周之爲韻，其功不在於合，而在於分，而分之中，猶有未盡然者，如江陽之於邪，王齊微之於歸，回魚居之於模，吳真親之於文，門先天之於鵠，元試細呼之，殊自逕庭，皆所宜更析，而其合之不經者，平聲如肱，轟兪崩烹育弘鵬，舊屬庚青蒸。

曲律

卷二

古

方諸館

三韻，而今兩收。東鍾韻中，浮與蜉，蜉之蜉，同音在說文，亦作縛，牟切。今却收入魚模韻中，音之爲扶，而於尤侯本韻，竟并其字削去。夫浮之讀作扶，此方言也。呼字須本之六經，卽詩菁莪曰載沈載浮，下文以我心則休，叶角弓曰雨雪浮浮，下文以我周是憂，叶生民曰蒸之浮，浮，上文以或簸或蹂，叶夫三百篇，吾宣尼氏所刪而存者，不此之從，而欲區區以方言變亂雅音，何也。且周之韻，故爲非詞設也。今爲南曲則益有不可從者，蓋南曲自有南方之音，從其地也。如遵其所爲音且叶者，而歌龍爲驢，東切，歌玉爲御，歌綠

爲慮，歌宅爲柴，歌落爲潦，歌握爲杳，聽者不啻羣起而唾矣。至每一聲之字，亦漫併太多，如菽園雜記所譏者，各韻而是。吳興王文璧嘗字爲釐別，近樵李卜氏復增校以行於世，於是南音漸正，惜不能更定其類，而入聲之鳩舌，尚仍其舊耳。涵虛子有瓊林雅韻一編，又與周韻畧似，則亦五十步之走也。或謂周韻行之已久，今不宜易更，則漁模一韻，正韻業已離之爲二矣。德清可更沈約以下諸賢之詩韻，而今不可更一山人之詞韻哉。且今之歌者，爲德清所誤，抑復不淺，如橫之爲紅，鵬之爲蓬，止可於韻脚偶押在東。

曲律

卷二

七

方諸館

鍾韻中者作如是歌可耳，若在句中，却當仍作庚青韻之本音。今歌者槩作紅蓬之音，而遇有作庚青本音歌者，輒笑以爲不識中州之音矣。敝至此哉，卽就其所謂東鍾二字，立作韻目，亦又自不通。夫詩韻之一東二冬，止取一字，今取二字作目，非以聲有陰陽二字之故耶？則惟是取一於陰，取一於陽可也。乃東鍾支思先天歌戈車遮庚青則兩陰字，齊微魚模尤侯則兩陽字，寒山桓歡廉纖則陰陽兩倒，僅江陽皆來真文蕭豪家麻侵尋監咸七韻不誤，要亦其偶合而非真有涇渭於其間也。旣兩取而曰江陽則陰字

當卽首江字，而今首姜字，又真文而首分鄰，侵尋而首鍼林，監咸而首菴南，則其所謂偶合者，而目與韻又自相矛盾也，亦何取而以二字目之也。至謂平聲之有上下，皆以字有陰陽之故，遂以陰字屬下，平陽字屬上，平尤爲可笑。詞隱先生欲別創一韻書，未就而卒，余之反周，蓋爲南詞設也，而中多取聲洪武正韻，遂盡更其舊，命曰南詞正韻，別有蠡見，載凡例中。

論閉口字第八

字之有開閉口也，猶陽之有陰，男之有女，古之製韻者，以侵覃鹽咸次諸韻之後，詩家謂之啞韻，言須閉

曲律

卷二

六

方諸館

口呼之，聲不得展也，詞曲禁之尤嚴，不許開閉并押，閉口者，非啓口卽閉，從開口收入本字，却徐展其音於鼻中，則歌不費力，而其音自閉，所謂鼻音是也，詞隱於此，尤多喫緊，至每字加圈，蓋吳人無閉口字，每以侵爲親，以監爲奸，以廉爲連，至十九韻中，遂缺其三，此弊相沿，牢不可破，爲害非淺，惟入聲之緝，若合若葉，若洽等字，閉其口，則聲不可出，散叶於齊微歌戈家麻車遮四韻中，其勢不得不然，若平聲則侵尋之與監咸廉纖，自可轉關其聲，以還本韻，惟歌者調停其音，似開而實閉，似閉而未嘗不開，此天地之元

聲自然之至理也。乃欲槩無分別，混以鄉音，俾五聲中無一閉口之字，不亦寃哉。

論務頭第九

務頭之說，中原音韻於北曲，臚列甚詳，南曲則絕無人語及之者。然南曲一法，係是調中最緊要句字，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俗之所謂做腔處，每調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卽是務頭。墨娥小錄載務頭調，侃曰：喝采，又詞隱先生嘗爲余言，吳中有唱了這高務語，意可想矣。舊傳黃鶯兒第一七字句是務頭，以此類推，餘可想見。古人凡遇

曲律

卷二

七

方諸館

務頭，輒施俊語，或古人成語一句其上，否則詆爲不分務頭，非曲所貴。周氏所謂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也。涵虛子有務頭集韻三卷，全摘古人好語，輯以成之者。弇州嘯楊用脩謂務頭爲部頭，蓋其時已絕此法。余嘗謂詞隱南譜中，不斟酌此一項事，故是缺典。今大畧令善歌者，取人間合律腔好曲，反覆歌唱，諦其曲折，以詳定其句字，此取務頭一法也。

論腔調第十

樂之筐格在曲，而色澤在唱。古四方之音不同，而爲聲亦異。於是有秦聲，有趙曲，有燕歌，有吳歎，有越唱。

有楚調、有蜀音、有蔡謳、在南曲、則但當以吳音爲正。古之語唱者、曰當使聲中無字、謂字則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又曰、當使字中有聲、謂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也。又曰、有聲多字、少謂唱一聲而高下抑揚宛轉、其音若包裹數字其間也。有字多聲、少謂捨帶頓挫得好字、雖多如一聲也。又云、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元燕南芝菴先生、有唱論甚詳、載輟耕錄、今采其要。

卷二

六

方諸館

歌之格調

抑揚頓挫 頂疊垛換 縈紆牽結 敦拖鳴

咽 推題九轉 搖欠逗透

歌之節奏

停聲 待拍 偷吹 拽捧 字真 句篤

依腔 貼調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

起末 過度 搵簪 頓落

凡歌一句句有聲韻

一聲平 一聲背 一聲圓 聲要圓熟

腔要徹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

變聲 敦聲 杌聲 嗑聲 困聲

三過聲

偷氣 取氣 換氣 歇氣 就氣 有一口

氣

歌聲變件 此惟北曲有之

三臺 破子 遍子 擷落 實催 全篇

尾聲 賺煞 隨煞 隔煞 錫煞 本調煞

曲律

卷二

九

方諸館

三煞 十煞 拐子煞

唱曲門戶

小唱 寸唱 慢唱 壇唱 步虛 道情

撒鍊 帶煩 瓢叫

凡唱聲病

散散 焦焦 乾乾 列列 啞啞 嘎嘎

尖尖 低低 雌雌 雄雄 短短 憨憨

濁濁 趟趟 格格 嚙嚙 搖頭 歪口

合眼 張口 撮唇 撇口 昂頭 咳嗽

添字

涵虛子論唱二

凡人聲音不等

有川噪

有堂聲

皆合簫管

有唱得雄的失

之村沙

唱得蘊拭的失之乜斜

唱得本分

的失之老實

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

唱得

打搯的失之本調

唱得輕巧的失之閒賤

又云凡歌節病

有唱得困的

仄的

涎的

叫的

大的

有樂府聲

撒錢聲

拽鋸聲

猫叫聲

不

入耳

不着人

不徹腔

不入調

工夫少

曲律

卷二

三

方諸館

遍數少

步力少

官場少

字樣訛

文

理差

無叢林

無傳授

拘噪

劣調

落

架 漏氣

右係唱曲名言皆所當玩夫南曲之始不知作何腔調沿至於今可三百年世之腔調每三十年一變由元迄今不知經幾變更矣大都創始之音初變腔調定自渾樸漸變而之婉媚而今之婉媚極矣舊凡唱南調者皆曰海鹽今海鹽不振而曰崑山崑山之派以太倉魏良輔為祖今自蘇州而太倉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聲各小變腔調畧同惟字泥土音開閉不

辨反譏越人呼字明確者爲浙氣大爲詞隱所疵詳見其所著正吳編中甚如唱火作呵上聲唱過爲箇尤爲可笑過之不得爲箇已載編中而火之不可爲呵上聲詞隱猶未之及也然其腔調故是南曲正聲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今則石臺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不能與角什之二三其聲淫哇妖靡不分調名亦無板眼又有錯出其間流而爲兩頭蠻者皆鄭聲之最而世爭羶趨痴好靡然和之甘爲大雅罪人世道江河不知變之所極矣

曲律

卷二

三

方諸館

論板眼第十一

古無拍魏晉之代有宋纖者善擊節始製爲拍古用九板今六板或五板古拍板無譜唐明皇命黃番綽始造爲之半僧孺目拍板爲樂句言以句樂也蓋凡曲句有長短句有多寡調有緊慢一視板以爲節制故謂之板眼初啓聲卽下者爲實板又曰劈頭板遇緊調隨字卽下細調亦腰俟聲出徐徐而下字半下者爲掣板亦曰枵板蓋腰板之聲盡而下者爲截板亦曰底板場上前一誤人唱前調末一板與後一人唱次調初一板齊下爲合板其板先於曲者病曰促板板後於曲者病曰滯板古

皆謂之音拍，言不中拍也。唐霓裳羽衣曲，初散聲六遍無拍，至中序始有拍。今引曲無板，過曲始有板。蓋其遺法，古今之腔調既變，板亦不同。於是有古板新板之說，詞隱於板眼，一以反古爲事。其言謂清唱則板之長短，任意按之，試以鼓板夾定，則鏘鏘可辨。又言古腔古板，必不可增損，歌之善否，正不在增損。腔板間，又言板必依清唱而後爲可守，至於搬演，或稍損益之，不可爲法。具屬名言，其所點板南詞韻選及唱曲當知，南九宮譜皆古人程法所在，當慎遵守。聞之先輩，有傳腔遞板之法，以數人暗中圍坐，將舊曲律

卷二

三

方諸館

曲每人歌一字，卽以板輪流遞按，令數人歌之，如一聲，按之如一板，稍有緊緩，腔先後板之誤，輒記字以罰。如此庶不致腔調參差，卽古所謂纍纍如貫珠者。今至弋陽太平之衰唱，而謂之流水板，此又拍板之一大厄也。

論須識字第十二

識字之法，須先習反切，蓋四方土音不同，其呼字亦異，故須本之中州，而中州之音，復以土音呼之，字仍不正，惟反切能該天下正音，只以類韻中韻第一字切得不差，其下類從諸字，自無一字不正矣。至於

字義尤須考究作曲者往往誤用致爲識者訕笑如
梁伯龍浣紗記金井水紅花曲波冷濺芹芽浣居軟
軟字法用平聲然軟箭袋也若衣衩之衩屬去聲唐
李義山無題詩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
青芙蓉作裙衩足爲明證此其失亦自陳大聲散套
節節高之蓮舟戲女娃露裙衩始然伯龍不獨浣紗
散套歸仙洞荆棘抓裙衩又爾近日湯海若還魂記
懶畫眉睡茶蘼抓住裙衩線亦以衩字作平音皆誤
僅陳玉陽誇癡符記玉抱肚曲打毬回紛紛衩衣獨
是又浣紗劉潑帽曲娘行聰俊還嬌倩勝江南萬馬

曲律

卷二

五

方諸館

千兵不知倩有二音一雇倩之倩作清字去聲讀一
音茜卽巧笑倩兮之倩言美也此曲字義當作茜音
今却押庚青韻中卽童習時論語亦不記憶何淺陋
至此又車字之有二音也蓋此字本音尺遮切隸正
韻十六遮類中至漢以後始有作居字音者莊子惠
施多方其書五車此自當作尺遮切拜月玉芙蓉曲
胸中書富五車筆下句高千古此調法當兩句各押
一韻下曰高千古則上作居音乃叶而世無呼作五
車居書之理今歌者皆從尺遮切寧韻不叶而不唱
作居音是歌者不誤而作者誤也歎字之亦有二音

也、一平聲、作灘音、一去聲、作炭音、琵琶記赴選折末
白、仗劍對尊酒、恥爲遊子顏、所志在功名、離別何足
歎、此歎字當作平音、與上顏字叶、後玉芙蓉曲、別離
休歎、此歎字當作去音、與下輕拆散之散字叶、今優
人於何足歎之歎、皆作去聲白、是作者不誤、而習者
誤也、他若瘦之音爲頰、頸癩也、鄭虛舟王玦記、却教
愧殺癯癯婦、是認作平聲矣、又莊子藐姑射山之射
音亦巾櫛之櫛音卒、而汪南溟高唐記、與雪滅同押
至以纖纖鹽三字、并押車遮韻中、是徽州土音也、又
云、招魂未得、空歌楚些、些字、本宋玉大招、見楚辭、音
蘇、簡切、作梭字、去聲讀、惟些少之些、乃作平聲、今亦
作平、以與車遮同押、何也、伯龍又以盡道輕盈畧作
胖此、與三尺小脚走如飛同押、蓋認此字作西字音、
又蘇州土音矣、至婦字、世皆作負字音、惟詩韻作阜
字音、玉玦癯癯婦、秋胡婦、押在尤侯韻中、音幾不可
辨矣、又有舉世皆誤、而爲不可解之字、今列戲目、而
曰第一齣、第二齣、問何字、則曰摺字、或曰悔字、問從
何來、則默不能對也、蓋字書從無此字、惟近諍癡符
傳、言牛食已復出嚼曰齣、音咎、傳寫者誤、台爲句、以
齣作齣、遂終帙、作第幾齣、第幾齣、殊不知齣原作齣

通作齡以詞作齣在屈筆毫釐之間遂致轉展傳誤然古劇亦絕無作第幾齣者只作第幾折可也影響之誤如此則作曲與唱曲者可不以考文爲首務耶

論須讀書第十三

詞曲雖小道哉然非多讀書以博其見聞發其旨趣終非大雅須自國風離騷古樂府及漢魏六朝三唐諸詩下迨花間草堂諸詞金元雜劇諸曲又至古今諸部類書俱博蒐精採蓄之胸中於抽毫時掇取其神情標韻寫之律呂令聲樂自肥腸滿腦中流出自然縱橫該洽與勦襲口耳者不同勝國諸賢及實甫曲律

卷二

五

方諸館

則誠輩皆讀書人其下筆有許多典故許多好語襯副所以其製作千古不磨至賣弄學問堆垛陳腐以嚇三家村人又是種種惡道古云作詩原是讀書人不用書中一箇字吾於詞曲亦云

論家數第十四

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觀元劇及琵琶拜月二記可見自香囊記以儒門手脚爲之遂濫觴而有文詞家一體近鄭若庸玉玦記作而益工修詞質幾盡掩夫曲以模寫物情體貼人理所取委曲宛轉以代說詞一涉藻績便蔽本來然文人學士積習未忘不勝其靡

此體遂不能廢，猶古文六朝之於秦漢也。大抵純用本色，易覺寂寥，純用文詞，復傷瑣鏤。拜月質之尤者，琵琶兼而用之，如小曲語語本色，大曲引子如翠減，祥鸞羅幌，夢遶親闈，過曲如新篁池閣，長空萬里等調，未嘗不綺繡滿眼，故是正體。玉玦大曲，非無佳處，至小曲亦復填塚學問，則第令聽者憤憤矣。故作曲者，須先認其路頭，然後可徐議工拙。至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詞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淺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

論聲調第十五

與前腔調不同，前論唱，此專論曲。

曲律

卷二

三

方諸館

夫曲之不美聽者，以不識聲調故也。蓋曲之調，猶詩之調，詩惟初盛之唐，其音響宏麗圓轉，稱大雅之聲。中晚以後，降及宋元，漸萎蕭偏，諛以施於曲，便索然卑下不振，故凡曲調，欲其清，不欲其濁，欲其圓，不欲其滯，欲其響，不欲其沈，欲其俊，不欲其癡，欲其雅，不欲其麤，欲其和，不欲其殺，欲其流利輕滑而易歌，不欲其乖刺艱澀而難吐，其法須先熟讀唐詩，諷其句字，繹其節拍，使長灌注融液於心胸口吻之間，機括既熟，音律自諧，出之詞曲，必無沾唇拗嗓之病，昔人謂孟浩然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秦少游詩

人謂其可入大石調，惟聲調之美故也。惟詩尚爾，而矧於曲，是故詩人之曲，與書生之曲，俗子之曲，可望而知其槩也。

論章法第十六

作曲猶造宮室者然，工師之作室也，必先定規式，自前門而廳而堂而樓，或三進，或五進，或七進，又自兩廂而及軒寮，以至廩庖，庖福藩垣，苑榭之類，前後左右，高低遠近，尺寸無不了然胸中，而後可施斤斲，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數，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後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後可施結撰，此法從古之爲文爲辭賦爲歌詩者皆然，於曲則在劇戲，其事頭原有步驟，作套數曲，遂絕不聞有知此竅者，只漫然隨調逐句，湊泊掇拾爲之，非不間得一二好語，顛倒零碎，終是不成格局，古曲如題柳窺青眼，久膾炙人口，然弇州亦訾爲牽強而寡次序，他可知矣。至閨怨麗情等曲，益紛錯乖迕，如理亂絲，不見頭緒，無一可當合作者，是故脩辭當自鍊格始。

論句法第十七

句法宜婉曲，不宜直致，宜藻艷，不宜枯瘠，宜滯亮，不宜艱澀，宜輕俊，不宜重滯，宜新采，不宜陳腐，宜擺脫，

不宜堆垛，宜溫雅，不宜激烈，宜細膩，不宜粗率，宜芳潤，不宜雉殺，又總之宜自然，不宜生造，意常則造語貴新，語常則倒換須奇，他人所道，我則引避，他人用拙，我獨用巧，平仄調停，陰陽諧吐，上下引帶，減一句不得，增一句不得，我本新語，而使人聞之，若是舊句，言機熟也，我本生曲，而使人歌之，容易上口，言音調也，一調之中，句句琢鍊，毋令有敗筆語，毋令有欺噪音，積以成章，無遺恨矣。

論字法第十八

下字爲句中之眼，古謂百鍊成字，千鍊成句，又謂前

曲律

卷二

天

方諸館

有浮聲，後須切響，要極新，又要極熟，要極奇，又要極穩，虛句用實字，鋪襯實句用虛字，點綴務頭，須下響字，勿令提挈不起，押韻處要妥貼天成，換不得他韻，照管上下文，恐有重字，須逐一點勘換去，又閉口字少用，恐唱時費力，今人好奇，將劇戲標目，一一用經史隱晦字代之，夫列標目，欲令人開卷一覽，便見傳中大義，亦且便繙閱，却用隱晦字樣，彼庸衆人，何以易解，此等奇字，何不用作古文，而施之劇戲，可付一笑也。

論襯字第十九

古詩餘無襯字。襯字自南北二曲始。其曲配絃索。雖繁聲稍多。不妨引帶。南曲取按拍板。板眼緊慢有數。襯字太多。搶帶不及。則調中正字。反不分明。犬凡對口曲。不能不用襯字。各大曲及散套。只是不用爲佳。細調板緩。多用二三字。尚不妨緊調板急。若用多字。便躲閃不迭。凡曲自一字句起。至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句止。惟虞美人調有九字句。然是引曲。又非上二下七。則上四下五。若八字十字以外。皆是襯字。今人不解。將襯字多處。亦下實板。致主客不分。如古荆釵記錦纏道。說甚麼晉陶潛認作阮郎。說甚麼三字襯字也。紅拂記却作我有屠龍劍釣鼈釣射鵬寶弓。增了屠龍劍三字。是以說甚麼三字作實字也。拜月亭玉芙蓉末句。望當今聖明天子詔賢書。本七字句。望當今三字係襯字。後人連襯字入句。如我爲你數歸期。畫損掠兒梢。遂成十一字句。至金爐寶篆消。曲末句。算人心不比往來潮。此是正格。心字當疊詞。隱謂心字下缺去聲平聲二字。以爲此死腔活板。故是大誤。又琵琶記三換頭。原無正腔。可對前調。這其間只是我不合來。長安看花後。調這其間只得把那壁廂且都拚捨。每句有十三字。以爲是本腔耶。

曲律

卷二

五

方諸館

不應有此長句，以爲有襯字耶？不應於襯字上着板。浣紗却字字效之，亦是無可奈何，殊不知這其間只是我與這其間只得把，是兩正句，以我字把字叶韻。蓋東嘉此曲，原以歌戈家麻二韻同用，他原音作拖，上我字與調中鎖挫他墮，何五字相叶，下把字與調中駕掛二字相叶，歷查遠而香囊明珠雙珠，近而竊符紫釵南柯，凡此二句皆韻，皆可爲琵琶用韻之證。故知浣紗之不韻，殊謬也。又如散套越恁好，鬧花深處一曲，純是襯字，無異纏令，今皆着板，至不可句讀。音豆凡此類皆襯字太多之故，訛以傳訛，無所底止。周氏論樂府，以不重韻，無襯字，韻險語俊爲上，世間惡曲，必拖泥帶水，難辨正腔，文人自寡此等病也。

曲律

卷二

三

方諸館

論對偶第二十

凡曲遇有對偶處，得對方見整齊，方見富麗，有兩句對，如簾幙風柔，庭闌畫未，及惟願取，有三句對，如蝶對，百歲椿萱，長似他三春花柳類，有兩句對，如蝶對，鳳棲梧，鷺有四句對，如亂荒荒，不豐稔的有隔句對，停竹類，有兩句對，年歲四段相對類，有隔句對，如郎多福及娘介，有疊對，如翠減，辭鷺羅幌，二句一對，兩段相對類，有兩韻對，對下楚館雲閣二句又一對，下目斷天涯，雲山有兩韻對，如春花明綵袖，有隔調對，如書生愚見二調，當對不對，謂之草率，不當對而對，謂之矯強，對句須要字字的確，斤兩相稱，方好。

上句工，寧下句工，一句好，一句不好，謂之偏枯，須棄了另尋，借對得天成妙語方好，不然，反見才窘，不可用也。

曲律卷第二

曲律

卷二

三

方諸館



曲律卷第三



會稽方諸生王驥德伯良撰

柳城翁孫如法世行訂

勾餘 鬱藍生呂天成勤之校

論用事第二十一

曲之佳處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好用事失之堆積無事可用失之枯寂要在多讀書多識故實引得的確用得恰好明事暗使隱事顯使務使唱去人人
都曉不須解說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覺如
禪家所謂撮鹽水中飲水乃知鹹味方是妙手西廂

曲律

卷三

一

方諸館

琵琶用事甚富然無不恰好所以動人玉玦句句用
事如盛書櫃子番使人厭惡故不如拜月一味清空
自成一家之爲愈也又用得古人成語恰好亦是快
事然只許單用一句要雙句須別處另尋一句對之
如琵琶月雲高曲末二句第一調正是西出陽關無
故人須信家貧不是貧第二調他須記一夜夫妻百
夜恩怎做得區區陌路人第三調他不到得非親却
是親我自須防人不仁如此方不堆積方不蹈襲故
知此老胸中別具一副爐錘也

論過搭第二十二

過搭之法，雜見古人詞曲中，須各宮各調，自相爲次，又須看其腔之粗細，板之緊慢，前調尾與後調首要相配，叶前調板與後調板要相連屬，古每宮調皆有賺取作過度而用，緣慢詞卽引止着底板，驟接過曲，血脉不貫，故賺曲前段皆是底板，至末二句始下實板，戲曲中已間賓白，故多不用，諸宮調惟仙呂許與雙調相出入，其餘界限甚嚴，不得陵犯，惟十三調譜類多出入，中商黃調以商調黃鍾二調合成，高平調與諸調皆可出入，其餘各調出入，詳見十三調譜中，或謂南曲原不配絃索，不必拘拘宮調，不知南人第取按板，然未嘗不可取配絃索，又譬置目着上，置鼻口下，亦何妨視嗅，但不成人面部位，終非造化生人意耳，凡一調中有取各調一二句合成，如六犯清音七犯瓊瓏等曲，雖各調自有唱法，然既合爲一，須唱得接貼融化，令不見痕迹，乃妙，何元朗謂北曲大和絃是慢板，花和絃是緊板，如中呂快活三臨了來一句放慢來，接唱朝天子，皆大和，又是慢板，緊慢相錯，何等節奏，南曲如錦堂月後僥僥令，念奴嬌後古輪臺，梁州序後節節高，一緊而不復收矣，然戲曲亦有中段却放緩唱者，不可一律論也。

卷三

二

方諸館

論曲禁第二十三

曲律以律曲也律則有禁具列以當約法

重韻

一字二三押長套及戲曲不拘

借韻

雜押傍韻如支思又押齊微類

犯韻

有正犯句中中字不得與押韻同音如冬犯東類有傍犯句中即上去聲不得與平聲相犯如董凍犯東類

犯聲

即非韻脚凡句中字同聲俱不得犯如上例

平頭

第二句第一字不得與第一句第一字同音

合脚

第二句末一字不得與第一句末一字同音

上去疊用

上去字須間用不得用兩上兩去

曲律

卷三

三

方諸館

上去去上倒用

宜上去不得用去上宜去上不得用上上去活法見前論平仄條中

入聲三用

疊用三入聲

一聲四用

不論平上去入不得疊用四字

陰陽錯用

宜陰用陽字宜陽用陰字

閉口疊用

凡閉口字只許單用如用侵不得又用尋或又用監咸廉纖等字雙字如深深

參參懶懶類不禁

韻脚多以入代平

此類不免但不許多用如純用入聲韻及用在句中者俱不禁

疊用雙聲

字母相同如瓊瓏皎潔類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至四字

疊用疊韻

二字同韻如逍遙燦爛類亦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至四字

開閉口韻同押

凡閉口如侵尋等韻不許與開口韻同押

陳腐

不新采

生造

不現成

俚俗

不文雅

蹇澀

不順溜

粗鄙

不細膩

錯亂

無次序

蹈襲

忌用舊曲語意，若成語不妨。

沾唇

不脫口

拘嗓

平仄不順

方言

他方人不曉

曲律

卷三

四

方諸館

語病

聲不雅，如中原音韻所謂達不着，主母機，或曰燒公鴨亦可類。

請客

如咏春而及夏，題柳而及花類。

太文語

不當行

太晦語

費解說

經史語

如西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類。

學究語

頭巾氣

書生語

時文氣

重字多

不論全套單隻，凡重字俱用檢去。

襯字多

襯至五六字

堆積學問

錯用故事

宮調亂用

緊慢失次

對偶不整

右諸禁凡四十條，在知音高手，自然不犯，如不能盡免，須檢點去其甚者，令不礙眼，不爾終難爲識者，非法家曲也。

論套數第二十四

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與古之辭賦，今之時義，同一機軸，有起有止，有開有闔，須先定下間架，立下主

曲律

卷三

五

方諸館

意，排下曲調，然後遣句，然後成章，切忌湊插，切忌將就，務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又如鮫人之錦，不着一絲紕繆，意新語俊，字響調圓，增減一調，不得顛倒，一調不得，有規有矩，有色有聲，衆美具矣，而其妙處，政不在聲調之中，而在句字之外，又須煙波渺漫，姿態橫逸，攬之不得，挹之不盡，摹歡則令人神蕩，寫怨則令人斷腸，不在快人而在動人，此所謂風神，所謂標韻，所謂動吾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絕技，卽求之古人，亦不易得，金在衡，謂古散套無佳者，僅北調萬種閒愁一曲，何元朗以爲祇得馬上抱

雞三市鬪袖中携劔五陵遊二句差勝乃用晚唐羅隱詩其餘蕪淺殊不足觀余謂此曲尚有佳者惟南曲最不易得弇州謂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是元人作學問才情足冠諸本是大不然此曲首調第一七字句便下五襯字既已非法第三句多了一字語亦無謂第四五句軟玉溫香嫩枝柔葉空無着落末二句琴瑟正和協不覺花影轉過梧桐月意復不接第二調沉醉東風又起一頭特此後語意頗佳至末段詞亦爛熳奔湧然只是一意敷演又不當與前忒忒令燕山絕湘江竭斷魚封雁帖三語相妨無足

曲律

卷三

六

方諸館

取也無已則陳大聲因他消瘦一曲又首調羞問花時還問柳數語祇是請客次調懶畫眉繡戶輕寒透十二珠簾不上鈞二句湊插第三調金索掛梧桐黃鶯似喚儔四句又是請客只浣溪沙以下數調語意流麗頗自可人前段終非完璧才難之歎於斯益信大畧作長套曲只是打成一片將各調臚列待他來湊我機軸不可做了一調又尋一調意思西廂記每套只是一箇頭腦有前調末句牽搭後調做者有後調首句補足前調做者單鎗匹馬橫衝直撞無不可人他曲殊未能知此窳窳也

論小令第二十五

作小令與五七言絕句同法，要醞藉，要無襯字，要言簡而趣味無窮。昔人謂五言律詩如四十箇賢人，着一箇屠沽不得，小令亦須字字看得精細，着一戾句不得，着一草率字不得。弁州論詞，所謂宛轉綿麗，淺至儂俏，正作小令至語。周氏謂樂府小令兩途，樂府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未必其然。渠所謂小令，蓋市井所唱小曲也。

論咏物第二十六

咏物毋得罵題，却要開口便見是何物，不貴說體，只

曲律

卷三

七

方諸館

貴說用佛家所謂不即不離，是相非相，只於牝牡驪黃之外，約畧寫其風韻，令人髣髴中如燈鏡傳影了。然目中却摸捉不得，方是妙手。元人王和卿咏大蝴蝶，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座名園，一採一箇空。誰道風流種，說殺尋芳的蜜蜂，輕輕飛動，把賣花人搨過橋東，只起一句，便知是大蝴蝶，下文勢如破竹，却無一句不是俊語。古詞咏柳窺青眼，開口便知是柳下偏宜向，朱門羽戟，畫橋遊舫，又倚闌凝望，消得幾番暮雨斜陽等，皆從柳外做去，所以渺茫多趣。他如祝京兆咏月，陶陶區區咏雁，梁伯龍咏蛺蝶等，非

無一二佳語，只夾雜凡俗，便是不成片段。小令北調，王西樓最佳，如咏浴裙、睡鞋等曲，首首尖新。王漢陂馮海浮咏鞋杯諸曲，亦多巧句。海浮月兒芽、鸞環在腮上、筍兒尖穿破了鼻梁、及環兒脚一鸞、花兒瓣兩邊，又心坎兒裏踢蹬、肚囊兒裏款行、腸積兒裏穿芳徑等，尤稱妙絕，亦未免間以粗豪語，不無遺恨耳。問如何是說體，如昔人咏柳絮，一似半天飄粉，遶樹凝酥，平地飛瓊，堵是也。如何是說用，如咏草斜陽外，幾家斷橋村塢，又池塘雨歇，夢回南浦，又王孫何事在長途，好歸去，又驚春暮是也。

曲律

卷三

八

方諸館

論俳諧第二十七

俳諧之曲，東方滑稽之流也，非絕穎之資，絕俊之筆，又運以絕圓之機，不得易作，着不得一箇太文字，又着不得一句張打油語，須以俗爲雅，而一語之出，輒令人絕倒，乃妙。元人嘲秃指甲詞，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尊，搗殺銀筆字，不真。揉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中原音韻，及弇州皆極賞之。然首語及揉癢天生鈍句，尚覺着相。此體亦是西樓最佳，如失雞轉五方等曲，皆極當行。吾鄉徐天池先生生平諧謔，小令極多，如嘲少髮大脚妓黃鶯兒中二句，粧

臺上省油，厮打處省揪末，下粧樓金蓮一步，占着兩塊大磚頭，嘲瘦妓，四兩麪條搓抹胸膛，三寸羅俏郎君一手橋平聲，三箇嘲歪嘴妓，一箇海螺兒在腮邊不住吹，面前說話倒與傍人對末，抹胭脂櫻桃一點，搓去聲過鼻梁西等曲，大爲士林傳誦，今未見其人也。

論險韻第二十八

作曲好用險韻，亦是一癖，須韻險而語則極俊，又極穩妥方妙。西廂之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王懺，及彩筆題詩，迴文織錦，何語不俊，何韻不妥，又國初人蕭淑蘭劇，全押廉纖監咸侵尋桓歡四韻，亦字字穩俏，近曲律

卷三

九

方諸館

見押此等韻者，全無奇怪峭絕處，只是湊得韻來，便以爲難事。夫欲借險韻以見難，而止是平通趁韻，無以異於人也。亦何取此等韻爲耶？故知百尺竿頭逞技，非古所謂肉飛仙手段不可。庸衆人故當以此爲戒。

論巧體第二十九

古詩有離合建除人名藥名州名數目集句等體，元人以數目入曲，作者甚多，句首自一至十，有順去逆回者，輟耕錄載折桂令起句，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兩韻，名曰短柱，爲極難作。虞邵菴作鑿輿三顧茅廬。

一曲擬之，則二字一韻，蓋尤難矣。喬夢符有當時處士山祠一曲，亦用此體。嘉靖間，北都有劉憲副效祖者，用此體。凡平聲每韻各賦一首，可稱一癖。詞林摘艷，有粉蝶兒，從東隴風動松呼長套，句句兩字一韻，然不見佳。藥名詩，須字則正用，意却假借，讀去不覺，詳看始見，方得作法。如所謂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是也。陳大聲有藥名散套，首句今年牡丹開較遲，便是直用其名，更無別意。又後多借同音字爲用，如借霜梅爲雙眉，茴香爲回鄉，其語猶俏。至借白芨爲北極，滑石爲化石，政可發一胡盧矣。今紅蕖用藥名曲律

卷三

十

方諸館

論劇戲第三十

劇之與戲，南北故自異體。北劇僅一人唱，南戲則各唱一人，則意可舒展，而有才者得盡其春容之致，各人唱，則格有所拘，律有所限，卽有才者不能恣肆於三尺之外也。於是貴剪裁，貴鍛鍊，以全帙爲大間架，以每折爲折落，以曲白爲粉堊，爲丹雘，勿落套，勿不經，勿太蔓蔓，則局懈而優人多刪削，勿太促，促則

氣迫而節奏不暢達，毋令一人無着落，毋令一折不照應，傳中緊要處，須重着精神，極力發揮使透，如浣紗遺了，越王嘗膽，及夫人採葛事，紅拂私奔，如姬竊符，皆本傳大頭腦，如何草草放過，若無緊要處，只管敷演，又多惹人厭憎，皆不審輕重之故也，又用宮調，須稱事之悲歡苦樂，如遊賞則用仙呂雙調等類，哀怨則用商調越調等類，以調合情，容易感動得人，其詞格俱妙，大雅與當行叅間，可演可傳，上之上也，詞藻工，句意妙，而不諧里耳，爲案頭之書，已落第二義，既非雅調，又非本色，掇拾陳言，湊插俚語，爲學究爲曲律。

卷三

七

方諸館

張打油，勿作可也。

論引子第三十一

引子須以自已之腎腸，代他人之口吻，蓋一人登場，必有幾句緊要說話，我設以身處其地，模寫其似，却調停句法，點檢字面，使一折之事頭，先以數語該括盡之，勿晦勿泛，此是上諦，琵琶引子，首首皆佳，所謂開門見山手段，浣紗如范蠡，而曰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施之越王，則可，越夫人而曰金井轆轤，鳴上苑笙歌度，簾外忽聞宣召聲，忙感金蓮步，是一宮人語耳，只苧羅山下一引頗佳，中春風無那，却不可解，餘

俱非腐則漫，玉玦諸引，雖傷過文，然語俊調雅，不失爲才士之作。近惟還魂二夢之引，時有最俏而最當行者，以從元人劇中打勘出來故也。明珠引子，時用詩餘寶劍引子，多出已創，皆不足爲法。自來唱引子，皆於句盡處用一底板，詞隱於用韻句下板，其不韻句，止以鼓點之譜中，只加小圈讀斷，此是定論。

論過曲第三十二

過曲體有兩途，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須奏之場上，不論士人閨婦，以及村童野老，無不通曉，始稱通方，最要落韻穩當，如琵琶

曲律

卷三

三

方諸館

手指上血痕尚在衣麻，衣麻是何話說，紅拂髻雲撩，下無亂字，是歇後語矣，皆謂趁韻，又不可令有敗筆語，琵琶僥僥令，旣云但願歲歲年年人長在，父母共夫妻相勸酬，下却又云夫妻長厮守，父母願長久，說過又說，至兩山排闥二句，與上何干，大是請客，尾聲惟有快活是良謀，直張打油語矣，用韻須是一韻到底，方妙，屢屢換韻，畢竟才短之故，不得以琵琶拜月藉口，若重韻則正不必拘，古劇皆然，避而牽強，不若重而穩俏之爲愈也。

尾聲以結束一篇之曲，須是愈着精神，末句更得一極俊語收之方妙。凡北曲煞尾定佳，作南曲者，只是潦草收場，徒取完局，所以戲曲中絕無佳者，以不知此竅故耳。各宮調尾聲，或平煞，或仄煞，各有定格，詞隱雖臚列譜中，然祇是檢舊曲訂出，舊曲實未必皆是，必如十三調譜中舊定諸格，方是不差。惜原曲有不能盡見者耳，今錄於後。

情未斷煞

仙呂羽調 同此尾

衷腸悶損尾文是也

三句兒煞

黃鍾尾

春容漸老尾文是也

尚輕圓煞

正宮大石 同尾

祝融南度尾文是也

曲律

卷三

三

方諸館

尚遶梁煞

商調尾

那日忽覩多情尾文是也

尚如縷煞

中呂有二樣 此係低一格尾

料峭東風尾文是也般涉同

喜無窮煞

中呂高一 格尾

子規聲裏尾文是也

尚按節拍煞

道宮尾

新篁池閣尾文是也

不絕令煞

南呂尾

明月雙溪尾文是也

有餘情煞

越調尾

炎光謝了尾文是也

收好姻煞

小石尾

花底黃鸝尾文是也

有結果煞

雙調尾

簫聲喚起尾文是也

又有本音就煞，謂之隨煞，又有雙煞，又有借

音煞，又有和煞

凡一調作二曲、或四曲、六曲、八曲、及兩調各止一二曲者、俱不用尾聲、

論賓白第三十四

賓白亦曰說白、有定場白、初出場時、以四六飾句者是也、有對口白、各人散語是也、定場白、稍露才華、然不可深晦、紫簫諸白、皆絕好四六、惜人不能識、琵琶黃門白、只是尋常話頭、畧加貫串、人人曉得、所以至今不廢、對口白、須明白簡質、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當家、浣紗純是四六、寧不厭人、又凡者字、惟北劇有之、今人用在南曲白中、大非體也、句字曲律

卷三

曲

方諸館

長短平仄、須調停得好、令情意宛轉、音調鏗鏘、雖不是曲、却要美聽、諸戲曲之工者、白未必佳、其難不下於曲、玉玦諸白、潔淨文雅、又不深晦、與曲不同、只稍欠波瀾、大要多則取厭、少則不達、蘇長公有言、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則作白之法也、

論插科第三十五

插科打諢、須做得極巧、又下得恰好、如善說笑話者、不動聲色、而令人絕倒、方妙、大畧曲冷、不鬧場處、得淨丑間插一科、可博人鬨堂、亦是劇戲眼目、若畧涉安排、勉強、使人肌上生粟、不如安靜過去、古戲科諢、

皆優人穿插傳授爲之，本子上無甚佳者，惟近顧學憲青衫記，有一二語咄咄動人，以出之輕俏，不費一毫做造力耳。黃山谷謂作詩似作雜劇，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蓋在宋時已然矣。

論落詩第三十六

落詩亦惟琵琶得體，每折先定下古語二句，却湊二語其前，不惟場下人易曉，亦令優人易記。自玉玦易詩語爲之，於是爭趨於文，邇有集唐句以逞新奇者，不知喃喃作何語矣。用得親切較可，如浣紗范蠡遇西施折用芙蓉脂肉綠雲鬟一詩，所謂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曲律

卷三

五

方諸館

論部色第三十七

夢遊錄云，今教坊開場，先引一段尋常事，名曰艷段，次正雜劇爲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次曲破斷送者，謂之把香，輟耕錄云，傳奇出於唐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院本一人曰副淨，爲叅軍，一曰副末，謂之蒼鶻，鶻能擊衆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今南戲，副淨同上，而未泥卽生裝孤，卽且引戲，則末也，一說曲貴熟而

曰生，婦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淨喧鬧而曰淨，反言之也。其貼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之餘。明矣。按丹丘先生謂雜劇院本有正末、副末、狽、狐靚、鴉、猱、捷、譏、引戲、九色之名，又謂唐爲傳奇，宋爲戲文。金時院本雜劇合而爲一，元分爲二，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又按元雜劇中名色不同，末則

有正末、副末、冲末、即副末砌末、小末，旦則有正旦、副旦、

貼旦、即副旦茶旦、外旦、小旦、旦兒、即小旦卜旦、亦曰卜兒、

即老旦又有外、有孤、裝官者有細酸、亦裝生者有孛老、即老雜小

厮、曰徠、從人曰祗從、雜脚曰雜當、裝賊曰邦老、凡厮

曲律 卷三 六 方諸館

役皆曰張千，有二人則曰李萬，凡婢皆曰梅香，凡酒

保皆曰店小二，今之南戲，則有正生、貼生、或小生正旦、

貼旦、老旦、小旦、外末、淨丑、即中淨小丑、即小淨共十二人

或十一人，與古小異，古孤以裝官、夢遊錄所謂裝孤

卽旦，非也。又丹丘以狽、狐、鴉、猱並列，卽孤當亦是狐

字之誤耳。嘗見元劇本，有於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

并署其冠服器械，曰某人冠某冠，服某衣，執某器，最

詳，然其所謂冠服器械名色，今皆不可復識矣。

論訛字第三十八

戲曲有相傳既久，致訛字間出，或係刻本之誤，或爲

俗子所改，致撰人叫屈，識者貽嗤，不一而足。如西廂風欠酸丁之欠，俗子作奘字音，至去其字之轉筆處，一人并字形亦爲改削，不知字書從無此字。元賈仲名蕭淑蘭劇寄生草曲，改不了強，去聲文傲醋饑寒臉，音鐵不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離不了之乎者也。作檢音

腌窮儉，以欠與上之臉下之儉叶韻，明白可證。蓋起於南人，但知有風耍俗語，不知北音，遂妄倡是說，不意金在衡輩亦爲所誤。筆之正訛，夫使果爲風耍之義，何不逕用耍字，而以欠字代之耶？其在琵琶記者尤多，如請糧晉天樂，原以家麻歌戈二韻通用，其二

曲律

卷三

七

方諸館

豈忍見公婆受餓，正與上弟和兄更沒一箇下直恁摧挫相叶，却改作受餒，又有從而附和之者，以爲避俗。夫琵琶久用本色語矣，餓字亦何俗之有，乃妄改之，而反以不韻爲快耶？成親女冠子引丈夫得志，佳婿乘龍，與上下入聲簇促韻全不叶，或改作坦腹，於韻是矣，而與後之兀的東床，難教我坦腹，又犯重複，直是難擇，則是東嘉自誤，雙聲子娘介福，用詩經語，俗子改作分福，以不識介字義，又與分字字形相近之故。後復改作萬福，又万與分相近之故也。剪髮香羅帶第三調，堪憐愚婦人，下當云，單身又貧，却易爲

窮亦誤記中每對偶甚整向謂孔雀屏開當作開屏
與下芙蓉隱褥相對近詞隱於考誤已正之矣又嘗
疑新篁池閣槐陰庭院二語槐陰與新篁不對必有
誤字新篁當以高槐爲對乃的孟郊詩高槐結浮陰
非無出也卽此曲前云深院荷香滿又只管打扇與
燒香又一架荼蘼滿院香下又云香肌無暑又一點
風來香滿又香奩日永又香消實篆沈煙又怎遂得
黃香願又猛然心地熱透香汗又只見荷香十里又
清香瀉下瓊珠濺連用十一香字重疊之甚而香滿
香奩香消三句疊用尤爲不妥有收香奩作湘簾者

曲律

卷三

六

方諸館

與上薔薇簾幙又重不可強爲之解本折落詩歡娛
休問夜如何此景良宵能幾何兩何字亦重下何字
蓋多字之誤耳他如明珠記二郎神換頭果然是萍
水相遭與上之間分曉下之郎年少相叶因坊本誤
刻而皆唱作相逢又紅拂記古輪臺刺船陳孺刺字
或作次音或作辣音皆非當音作戚陳孺謂陳平也
刺船事見史記却無正音莊子漁父篇註音戚此可
爲證懶畫眉只得顛倒衣裳試覩渠倒字皆唱作上
聲夫去聲則顛倒之義也上聲則傾倒之倒於義不
協矣此則起於朱子註詩此老執拗甚不可解詩言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下顛之倒之卽覆說上文顛倒二字之辭其實一也却於上倒字音作上聲而下倒字音作去聲此何說也又撇道非人調侃說脚也湯海若還魂記未折把那撇道兒搭長舌揷是以撇道認作顛子也誤甚又散套梅家庄水罐湯餅打爲磁屑當作謝家庄正崔護乞漿處也又窺青眼曲白練序換頭蕭郎信渺茫下舊譜原作還追想當年處士庄詞選作漫留下當年繫馬樁俚甚非白語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出元人雜劇今皆訛作旌捷旗然似不如捷旌旗與下好消息對

曲律

卷三

九

方諸館

爲的憑君走到夜摩天夜摩天語出藏經今皆訛作焰摩天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謂可與語言之人難得也今訛作可與人言兩葉浮萍歸大海蓋本白樂天與君何處重相遇兩葉浮萍大海中詩語詞隱唱曲當知以爲非是或偶未見此詩耳大抵刻本中誤處須以意理會不可便仍其誤彼優人俗子旣不能曉吾輩又不爲是正幾何不令千古之贖贖耶

雜論第三十九上

係縱筆漫書
初無倫次

詞曲小道遐雲落塵遠不暇論明皇製春光好曲而

桃李皆開，世歌虞美人曲，而草能按節以舞，聲之所感，豈其微哉。

知也。南北二調，天若限之，北之沈雄，南之柔婉，可畫地而

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氣骨勝，工句字，故以色澤勝。

勝國諸賢，蓋氣數一時之盛，王關馬白，皆大都人也。今求其鄉，不能措一語矣。大都卽今北京

正音譜中所列元人，各有品目，然不足憑，涵虛子於文理原不甚通，其評語多足付笑，又前八十二人有

曲律 卷三 二十 方諸館

其間也。評後一百五人，漫無可否，筆力竭耳，非真有所甄別

胡鴻臚言，元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沈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乃太醫院

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鈞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於是多以有用之才，寓於

聲歌，以紓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也。然其時如貫酸齋，白無咎，楊西菴，胡紫山，盧疎齋，趙

松雪，虞邵菴輩，皆昔之宰執貴人也，而未嘗不工於詞，以今之宰執貴人，與酸齋諸公角而不勝，以今之

文人墨士與漢卿諸君角而又不勝也。蓋勝國時，上下成風，皆以詞爲尚。於是業有專門，今吾輩操管爲時文，旣無暇染指，迨起家爲大官，則不勝功名之念，致仕居鄉，又不勝田宅子孫之念，何怪其不能角而勝之也。

人之賦才，各有所近。馬東籬、王實甫，皆勝國名手。馬於黃梁夢、岳陽樓諸劇，種種妙絕，而一遇麗情，便傷雄勁。王於西廂、絲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劇，多草草不稱，尺有所短，信然。

古戲不論事實，亦不論理之有無，可否於古人事多曲律。卷三 主 方諸館
損益緣飾爲之，然尚存梗槩。後稍就實，多本古史傳雜說畧施丹堊，不欲脫空杜撰。邇始有捏造無影響之事，以欺婦人小兒者，然類皆優人及里巷小人所爲，大雅之士亦不屑也。

元人作劇，曲中用事，每不拘時代先後。馬東籬三醉岳陽樓賦，呂純陽事也。寄生草曲，這的是燒猪佛印待東坡，抵多少騎驢魏野逢潘閬，俗子見之，有不訾以爲傳。唐人用宋事耶。畫家謂王摩詰以牡丹芙蓉蓮花同畫一景，畫袁安高臥圖，有雪裏芭蕉，此不可易與人道也。

詞曲本文人能事，亦有不盡然者。周德清撰中原音韻，下筆便如葛藤，所作宰金頭黑脚天鵞折桂令，燕子來海棠開寨兒令，臉霞鬢鴉朝天子等曲，又特警策可喜，卽文人無以勝之，是殊不可曉也。

南北二曲，用字不得相混。今南曲中有用者字兀字您字嗜字，及南曲而用北韻，以白爲排，以壑爲好之類，皆大非體也。

元人諸劇，爲曲皆佳，而白則猥鄙俚褻，不似文人口吻。蓋由當時皆教坊樂工，先撰成間架說白，却命供奉詞臣作曲，謂之填詞。凡樂工所撰，士流恥爲更改。

一手，要不得爲諸君子疵也。

北曲方言時用，而南曲不得用者，以北語所被者廣，大畧相通，而南則土音各省郡不同，入曲則不能通曉故也。

元人雜劇，其體變幻者固多，一涉麗情，便關節大畧相同，亦是一短。又古新奇事迹，皆爲人做過，今日欲作一傳奇，毋論好手難遇，卽求一典故新采可動人者，正亦不易得耳。

元詞選者甚多，然皆後人施手，醇疵不免，惟太平樂

府係楊澹齋所選，首首皆佳。蓋以元人選元詞，猶唐人之選中興間氣，河洛英靈二集，具眼故在也。

北人尚餘天巧，今所流傳打棗竿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學之，決不能入。蓋北之打棗竿，與吳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俠，或閨闈之秀，以無意得之，猶詩鄭衛諸風，脩大雅者，反不能作也。

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稱戲曲，曰荆劉拜殺，益不可曉。殆優人戲單語耳。

唐三百年，詩人如林，元八十年，北詞名家，亦不下二百人。明興二百四十年，作南曲錚錚者，指不易多屈。

曲律

卷三

三

方諸館

何哉。

古戲必以西廂琵琶稱首，遞爲桓文。然琵琶終以法讓西廂，故當離爲雙美，不得合爲聯璧。

琵琶遺意嘔心，造語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顧多蕪語累字，何耶。

西廂組艷，琵琶脩質，其體故然。何元朗竝訾之，以爲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勝二氏者哉，過矣。

拜月語似草草，然時露機趣，以望琵琶，尚隔兩塵。元朗以爲勝之，亦非公論。

世傳拜月爲施君美作，然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皆載在漢卿所編八十一本中，不曰君美，君美名惠，杭州人，吳山前坐賈也。南戲自來無三字作目者，蓋漢卿所謂拜月亭，係是北劇，或君美演作南戲，遂仍其名，不更易耳。

古之優人，第以諧謔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并曲與白而歌舞登場，如今之戲子者。又皆優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習現成本子，俟主人揀擇而日日此伎倆也。如優孟、優旃，後唐莊宗以迨宋之靖康、紹興，史籍所記，不過葬馬、漆城、李天下、公冶長、二聖環等諧語曲律。

卷三

孟

方諸館

而已。卽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爲西廂記，亦第是一人倚絃索以唱，而間以說白。至元而始有劇戲，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竅由天地開闢以來，不知越幾百千萬年，俟夷狄主中華，而於是諸詞人一時林立，始稱作者之聖，嗚呼異哉。

南戲曲，從來每人各唱一隻，自拜月以兩三人合唱，而詞隱諸戲，遂多用此格，畢竟是變體，偶一爲之可耳。

琵琶工處甚多，然時有語病，如第二折引風雲太平日，第三折引春事已無有三十一折引也，只爲我門

楣皆不成語，又蔡別後，趙氏寂寥可想矣，而曰翠減
祥鸞羅幌，香消寶鴨，金爐楚館雲閒，秦樓月冷，後又
曰寶瑟塵埋，錦被羞鋪，寂寞瓊牕，蕭條朱戶等語，皆
過富貴，非趙所宜，二十六折駐馬聽書寄鄉關二曲，
皆本色語，中着啼痕，緘處翠綃斑二語，及銀鈎飛動
綵雲牋二語，皆不搭色，不得爲之護短，至後八折，真
儉父語，或以爲朱教諭所續，頭巾之筆，當不誣也。

弇州謂琵琶長空萬里，完麗而多蹈襲，似誠有之，元
朗謂其無蒜酪氣，如王公大人之席，馳峰熊掌，肥膾
盈前，而無蔬笋蜾蜬，遂欠風味，余謂使盡廢馳峰熊
掌，抑可以羞王公大人耶，此亦一偏之說也。

曲律

卷三

五

方諸館

古曲自琵琶香囊連環而外，如荆釵白兔破窰金印
躍鯉牧羊殺狗勸夫等記，其鄙俚淺近，若出一手，豈
其時兵革孔棘，人士流離，皆村儒野老塗歌巷詠之
作耶，殺狗頃吾友鬱藍生爲釐韻以飭，而整然就理
也，蓋一幸矣。

元初諸賢作北劇，佳手疊見，獨其時未有爲今之南
戲者，遂不及見其風槩，此吾生平一恨。

作北曲者，如王馬關鄭輩，創法甚嚴，終元之世，沿守
惟謹，無敢踰越，而作南曲者，如高如施，平仄聲韻，往

往離錯作法於涼。馴至今日。蕩然無復底止。則兩君不得辭作俑之罪。真有幸不幸也。

元朗謂呂蒙正內紅粧艷質。喜得功名遂。王祥內夏日炎炎。今箇最關情處。路遠迢遙。殺狗內千紅百翠。江流內崎嶇去路賒。南西廂內團團皎皎。巴到西廂。翫江樓內花底黃鸝。子母冤家內東野翠煙消。詐妮子內春來麗日長。皆上絃索。正以其辭之工也。亦未必然。此數曲。昔人偶打入絃索。非字字合律也。又謂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叶。此有激之言。夫不工奚以辭爲也。

曲律

卷三

三

方諸館

明珠記本唐人小說。事極典麗。第曲白類多蕪蔓。僅良宵杳一套。不特詞句婉俏。而轉折亦委曲可念。弇州所謂其兄浚明給事助之者耶。然引曲用調名。殊不佳。尾聲及後黃鶯兒二曲。俱俚率不稱。若出兩手。何耶。

中原音韻十七宮調。所謂仙呂宮清新綿邈等類。蓋謂仙呂宮之調。其聲大都清新綿邈云爾。其云十七宮調。各應於律呂。於字以不闌文理之故。太和正音譜。於仙呂等各宮調字下。加一唱字。係是贅字。然猶可以唱代曲字。謂某宮之曲。其聲云云也。至弇州加

一宜字，則大拂理矣。豈作仙呂宮曲與唱仙呂宮曲者，獨宜清新綿邈，而他宮調不必然。以是知蛇足之多爲本文累也。

論曲當看其全體力量如何，不得以一二語偶合，而曰某人某劇某戲，某句某句似元人，遂執以槩其高下，寸瑜自不掩尺瑕也。

曲之尚法固矣。若僅如下算子畫格眼，塚死屍，則趙括之讀父書，故不如飛將軍之橫行匈奴也。

當行本色之說，非始於元，亦非始於曲。蓋本宋嚴滄浪之說詩，滄浪以禪喻詩，其言禪道在妙悟，詩道亦然。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有透徹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又云：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又云：須以大乘法眼爲宗，不可令墮入聲聞辟支之果。知此說者，可與語詞道矣。

作詞守成法，尺尺寸寸，句覈字研，俾無累功，令易耳。然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故入曲三昧，在巧之一字。

唱曲欲其無字，卽作曲者用綺麗字面，亦須下得恰好，全不見痕迹礙眼，方爲合作。若讀去而煙雲花鳥，金碧丹翠，橫塚直堆，如攤賣古董，鋪綴百家衣，使人種種可厭，此小家生活，大雅之士所深鄙也。

上去去上之間用，有其字必不可易而強爲避忌，如易地爲土，改字作履，致與上下文生拘不協，甚至文理不通，不若順其自然之爲貴耳。

南曲之有陰陽也，其竅今日始闢，然此義微之又微，所不易辨，不能字字研其至當，當亦如前取務頭法，將舊曲子令優人唱過，但有其字是而唱來却非其字本音者，卽是宜陰用陽，宜陽用陰之故，較可尋繹而得之也。

揭調之說，不特今曲爲然，楊用脩詩話云：樂府家謂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則唐時之歌曲，可想見矣。

凡曲之調，聲各不同，已備載前十七宮調下，至各韻爲聲，亦各不同，如東鍾之洪，江陽皆來蕭豪之響，歌戈家麻之和，韻之最美聽者，寒山桓歡先天之雅，庚青之清，尤侯之幽，次之齊微之弱，魚模之混，真文之緩，車遮之用雜入聲，又次之支思之萎而不振，聽之令人不爽，至侵尋監咸廉纖，開之則非其字，閉之則不宜口胸，勿多用可也。

作散套較傳奇更難，傳奇各有本等事頭鋪襯，散套

鑿空爲之、散套中登臨遊賞之詞較易、閨情尤難、蓋閨情古之作者甚多、好意好語皆爲前人所道、不易脫此窠臼故也。

白樂天作詩、必令老嫗聽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作、劇戲亦須令老嫗解得、方入衆耳、此卽本色之說也。

劇戲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虛、明珠浣紗紅拂、玉合、以實而用實者也、還魂、二夢、以虛而用實者也、以實而用實也、易以虛而用實也、難。

劇戲之行與不行、良有其故、庸下優人、遇文人之作、曲律

卷三

无

方諸館

不惟不曉、亦不易入口、村俗戲本、正與其見識不相上下、又鄙猥之曲、可令不識字人口授而得、故爭相演習、以適從其便、以是知過施文采、以供案頭之積、亦非計也。

世多可歌之曲、而難可讀之曲、歌則易以聲掩詞、而讀則不能掩也。

世有不可解之詩、而不可令有不可解之曲、曲之不可解、非入方言則用僻事之故也、胡廝啞兩喬才、此方言也、韓景陽大來頭、此僻事也、作南戲而兩語皆南人所不識、皆曲之病也。

古戲如荆劉拜殺等傳之幾二三十年至今不廢以其時作者少又優人戲單無此等名目便以爲缺典故幸而久傳若今新戲日出人情復厭常喜新故不過數年卽棄閣不行此世數之變也

作曲如生人耳目口鼻非不犁然各具然西施嫫母妍醜殊觀王公廝養貴賤異等墮地以來根器區別欲勉強一分幾而及之必不可得也

唐之絕句唐之曲也而其法宋人不傳宋之詞宋之曲也而其法元人不傳以至金元人之北詞也而其法今復不能悉傳是何以故哉國家經一番變遷則兵燹流離性命之不保遑習此太平娛樂事哉今日之南曲他日其法之傳否又不知作何底止也爲嘸且懼

曲律

卷三

三

方諸館

曲律卷第三



曲律卷第四



會稽方諸生王驥德伯良撰

勾餘 柳城翁孫如法世行訂

鬱監生呂天成勤之技

雜論第三十九下

李中麓序刻元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夫李則實甫杜則東籬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然喬多凡語似又不如小山更勝也

關雎鹿鳴今歌法尚存大都以兩字抑揚成聲不易入里耳漢之朱鷺石流讀尚聲牙聲定椎樸晉之子曲律 卷四 一 方諸館

夜莫愁六朝之玉樹金釵唐之霓裳水調卽日趨冶艷然祇是五七詩句必不能縱橫如意宋詞句有長短聲有次第矣亦尚限邊幅未暢人情至金元之南北曲而極之長套歛之小令能令聽者色飛觸者腸靡洋洋纚纚聲茂以加矣此豈人事抑天運之使然哉

予在都門日一友人攜文淵閣所藏刻本樂府大全

又名樂府渾成一本見示蓋宋元時詞譜卽宋詞非曲譜止

林鍾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闋皆生平所未見以樂律推之其書尚多當得數十本所列凡目亦世

所不傳所畫譜絕與今樂家不同有卜算子浪淘沙
鵲橋仙摸魚兒西江月等皆長調又與詩餘不同有
嬌木笳則元人曲所謂喬木查蓋沿其名而誤其字
者也中佳句有酒入愁腸誰信道都做淚珠兒滴又
怎知道恁地憶再相逢瘦了纔信得皆前人所未道
以是知詞曲之書原自浩瀚卽今曲當亦有詳備之
譜一經散逸遂并其法不傳殊爲可惜今列其目并
譜於後以存典刑一斑

林鍾商目 隋呼歇指調

娟聲

品有大品
小品

歌曲子

曲律

卷四

二

方諸館

唱歌

中腔

踏歌

引

三臺

傾盃樂

慢曲子

促拍

令

序

破子

急曲子

木笳

丁聲長行

大曲

曲破

娟聲譜

一レ予シフ

小品譜

一フレアクレレ一マフレヤクク一レウ

正秋氣淒涼鳴幽砌向枕畔偏惱愁心盡夜苦

乃

吟

又

一レウ乃フレシクウレ一マレフク乃一

戴花帶酒酒泛金尊花枝滿帽笑歌醉拍手戴

レウ乃

花帶酒

元時北虜達達所用樂器如箏箏琵琶胡琴渾不似
之類其所彈之曲亦與漢人不同見輟耕錄不知其

曲律

卷四

三

方諸館

音調詞義如何然亦各具一方之製誰謂胡無人哉
今并識於此以廣異聞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溫

也葛倘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門彈搖落四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

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

答刺

謂之白翎雀雙手彈

阿厮闌扯弼

回盞曲雙手彈

苦只把共

呂弦

小曲

哈兒火失哈赤

黑雀兒叫

阿林捺

花紅

曲律買

者歸

洞洞伯

牝疇兀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吞

相公

仙鶴

阿丁水花

回回曲

伉俪

馬黑某當當

清泉當當

詞之異於詩也，曲之異於詞也，道迥不侔也。詩人而以詩爲曲也，文人而以詞爲曲也，誤矣，必不可言曲也。

曲律

卷四

四

方諸館

嘗戲以傳奇配部色，則西廂如正旦，色聲俱絕，不可思議。琵琶如正生，或峩冠博帶，或敝巾敗衫，具嘖嘖動人，拜月如小丑，時得一二調笑語，令人絕倒，還魂二夢如新出小旦，妖冶風流，令人魂銷腸斷，第未免有誤字錯步，荆釵破笠等如淨，不繫物色，然不可廢。吳江諸傳如老教師登場，板眼場步，畧無破綻，然不能使人唱采，浣紗紅拂等如老旦貼生，看人原不苛責，其餘卑下諸戲，如雜脚備員，第可供把盞執旗而已。

作閨情曲而多及景語，吾知其窘矣。此在高手持一

情字模索洗發，方挹之不盡，寫之不窮，淋漓渺漫，自有餘力，何暇及眼前與我相二之花鳥煙雲，俾掩我真性，混我寸管哉。世之曲咏情者，強半持此律之，品力可立見矣。

北劇之於南戲，故自不同。北詞連篇，南詞獨限。北詞如沙場走馬，馳騁自由。南詞如揖遜賓筵，折旋有度。連篇而蕪蔓，獨限而跼蹐，均非高手。韓淮陰之多多益善，岳武穆之五百騎破兀術十萬衆，存乎其人而已。

晉人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吾謂詩曲律

卷四

五

方諸館

不如詞，詞不如曲，故是漸近人情。夫詩之限於律與絕也，卽不盡於意，欲爲一字之益，不可得也。詞之限於調也，卽不盡於胸，欲爲一語之益，不可得也。若曲則調可累用，字可襯增，詩與詞不得以諧語方言入，而曲則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縱橫出入，無之而無，不可也。故吾謂快人情者，要毋過於曲也。

曲以婉麗俏俊爲上，詞隱譎曲於平仄合調處，曰某句上去妙甚，某句去上妙甚，是取其聲而不論其義可耳。至庸拙俚俗之曲，如臥冰記古皂羅袍，理合敬我哥哥一曲，而曰質古之極，可愛可愛，王煥傳奇黃

薔薇、三十哥、你不來一引、而曰大有元人遺意、可
愛、此皆打油之最者、而極口贊美、其認路頭一差、所
以已作諸曲、畧墮此一劫、爲後來之誤甚矣、不得不
爲拈出、

古人往矣、吾取古事麗今聲、華袞其賢者、粉墨其慝
者、奏之場上、令觀者藉爲勸懲、興起甚、或扼腕裂眦
涕泗交下而不能已、此方爲有關世教文字、若徒取
漫言、旣已造化在手、而又未必其新奇可喜、亦何貴
漫言爲耶、此非腐談、要是確論、故不關風化、縱好徒
然、此琵琶持大頭腦處、拜月祇是宣淫、瑞士所不與
曲律

卷四

六

方諸館

也、
各調有宜遵古以正今之訛者、有不妨從俗以就今
之便者、九宮新譜所載、步步嬌之第一句、玉交枝之
第五句、好姐姐之第五句、江兒水之第四句、啄木兒
之第六句、懶畫眉之第一句、醉扶歸之第三句、其所
署平仄、正今失調、斷所宜遵、至皂羅袍第三句之平
仄平平、解三醒之第四六字句、與第五七字句、下三
字之平仄平、一江風之第五六重用四字句、瑣牕寒
之第八七字句、山坡羊之第七七字句、步步嬌之第
五句第二字用仄聲、從古可也、卽從俗亦不害其爲

失調也。若玉芙蓉之第六句用平平仄平，白練序之首句作四字，畫眉序之首句作三字，石榴花之首四句盡作七字，梁州序犯之第九句作七字，劉潑帽之第四句作四字，駐雲飛之第六句作三字，綿搭絮首句七字，與第三句之六字，鎖南枝之第三句六字，與換頭第一二句之五字，第三句下之多六字一句，則世俗之以新調相沿舊矣。一旦盡返之古，必羣駭不從。又水底魚兒之八句，卽剖爲二人唱，似亦無妨。風入松之每調繼以兩急三鎗，與未調之單用本調，雖古有此格，然琵琶後八折耳，安在其必當，而拘拘以曲律

卷四

七

方諸館

此爲法也。拈出與秉筆者商之。

詞隱論北詞，謂朝天子一調，自龍泉記出，而此曲失真。浣紗往江干，水鄉盛行，而此曲盡晦，却取太和正音韻所收張小山瘦杯玉醅一首爲譜，其詞飽似伯夷一句係失調，不如中原音韻所收早霞晚霞一首爲確。蓋浣紗實倣龍泉，較原調多着襯字，其聲尚可考見也。今竝列於此。元人題廬山朝天子云：早霞晚霞，粧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浣紗朝天子云：

往江干

水鄉

過花溪

柳塘看齊齋

綵鷁波心放，粲粲疊鼓起鴛鴦。一雙戲清波浮輕浪，

青山兒幾行綠波兒千狀渺茫渺茫渺渺茫趁東風

蘭橈畫槳蘭橈畫槳採蓮歌齊聲唱，南人爲北詞而

失其本調者，卽此曲可類見矣。余頃與孫比部談及此調，比部指摘浣紗陰陽之舛，余因字字分別陰陽，并盡用律中諸禁，作春遊詞一闕，鬱藍生序刻以傳好事者。今存別本，然爲法苛刻，益難中之難，要以游三尺之中，而不見一毫勉強乃佳，若一爲界限所拘，讀去礙口，便非高手也。

曲與詩原是兩腸，故近時才士輩出，而一搦管作曲，
曲律 卷四 八 方諸館

便非當家。汪司馬曲，是下膠漆詞耳。弇州曲不多見，特四部稿中有一塞鴻秋，兩畫眉序，用韻旣雜，亦詞家語，非當行曲。畫眉序和頭第一字，法用去聲，却云濃霜畫角遼陽道，知他夢裏何如。濃字平聲，不可唱也。

近之爲詞者，非調則關中康狀元對山，王太史漢陂，蜀則楊狀元升菴，金陵則陳太史石亭，胡太史秋宇，徐山人髯仙，山東則李尚寶伯華，馮別駕海浮，山西則常廷評樓居，維揚則王山人西樓，濟南則王邑佐舜耕，吳中則楊儀部南峯，康富而蕪，王艷而整，楊俊

而葩陳胡爽而放徐暢而未汰李豪而率馮才氣勃
勃時見紕類常多俠而寡馴西樓工短調翩翩都雅
舜耕多近人情兼善諧謔楊較粗莽諸君子間作南
調則皆非當家也南則金陵陳大聲金在衡武林沈
青門吳唐伯虎祝希哲梁伯龍而陳梁最著唐金沈
小令竝斐亹有致祝小令亦佳長則草草陳梁多大
套頗著才情然多俗意陳語伯仲間耳餘未悉見不
敢定其甲乙也

王漢陂詞固多佳者何元朗摘其小詞中鶯巢溼春
隱花梢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然此詞全文泠泠象
曲律

卷四

九

方諸館

板粉兒敲小小金杯綠蟻飄重重畫閣紅塵落喜豐
年恰遇着幾般兒景致蹊蹊鳳團小茶烹銀罐驢背
穩詩吟野橋除鶯巢句下皆陳語後三句對復不整
又云杜甫遊春劇金元人猶當北面此劇蓋借李林
甫以罵時相者其詞氣雄宕固陵厲一時然亦多雜
凡語何得便與元人抗衡王元美復謂其聲價不在
關馬之下皆過情之論也

對山亦忤於時放情自廢與漢陂皆以聲樂相尚彼
此酬和不輟康所作尤多非不莽具才氣然喜生造
喜堆積喜多用老生語不得與王竝驅所著汧東樂

府可數百首，中元夜落梅風，春雲澹，月色昏，坐空齋，雪餘風潤，若嫦娥肯饒春幾分，向朱簾且收寒暈，效自君之出矣。沈醉東風，掃萬里龍沙未返，怨深閨蛾尾空嚬，泣相思柳未勻，待好會梅初綻，隔魂臺水山山也。要尋君到玉關，路比天涯近遠，僅此二詞，頗饒風韻，餘未足取，第易蛾眉爲蛾尾，亦不妥耳。

升菴北調，未盡閑律，然最有佳者，余最愛其沈醉東風小令，云，也不是石家的綠珠風韻，也不是喬家的碧玉青春，合雙鬟夢裏來，行萬里雲南近，似蘇家過嶺朝雲，休索我花鈿與繡裙，窮秀才床頭金盡，風流曲律，
旖旎卽實甫能加之哉。

卷四

十

方諸館

松陵詞隱沈寧菴先生，諱璟，其於曲學，法律甚精，沉瀾極博，斤斤返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沒，先生能詩，工行草書，弱冠魁南宮，風標白晢如畫，仕由吏部郎轉丞光祿，值有忌者，遂屏迹郊居，放情詞曲，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雅善歌，與同里顧學憲道行先生，竝畜聲伎，爲香山洛社之游，所著詞曲甚富，有紅蕖分錢埋劍，十孝雙魚，合衫義俠，分柑鴛衾，桃符珠串，奇節鑿井，四異結髮墜釵，博笑等十七記，散曲曰情癡窺語，曰詞隱新詞二卷，取元人詞易爲南調。

曰曲海青水二卷，紅蕖蔚多藻語，雙魚而後，專尚本色，蓋詞林之哲匠，後學之師模也。又嘗增定南曲全譜二十一卷，別輯南詞韻選十九卷，又有論詞六則，唱曲當知正吳編，及考定琵琶記等書，半已盛行於世。未刻者，存吾友鬱藍生處。生平故有詞癖，每客至，談及聲律，輒娓娓剖析，終日不置。嘗一命余序南九宮譜，既就梓，誤以均爲韻，余請改正，先生復札巽辭爲謝。比札至，而先生已捐館舍矣。先是數年，道行先生亦卒，自兩先生沒，而吳中遂無復有繼其迹者，悲夫。

曲律

卷四

十一

方諸館

詞隱傳奇，要當以紅蕖稱首，其餘諸作，出之頗易，未免庸率，然嘗與余言，歉以紅蕖爲非本色，殊不其然。生平於聲韻宮調，言之甚悉，顧於已作，更韻更調，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曉耳。

顧道行先生，亦美風儀，登第甚少，曾一就教吾越，以閩中督學使者，棄官歸田，工書畫，侈姬侍，兼有顧曲之嗜，所畜家樂，皆自教之。所著有青衫葛衣義乳三記，畧尚標韻，第傷文弱。余嘗一訪先生園亭，先生論詞，亦傾倒不輟。晚年無疾，爲人作一書與郡公，投筆而逝，亦一奇也。

臨川湯奉常之曲，當置法字，無論盡是案頭異書，所作五傳、紫簫、紫釵、第脩藻艷，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然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至南柯邯鄲二記，則漸削蕪類，儼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辭復俊，其掇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又視元人別一谿徑，技出天縱，匪由人造，使其約束和鸞，稍闕聲律，汰其贅字累語，規之全瑜，可令前無作者，後鮮來詰，二百年來，一人而已。

臨川之於吳江，故自水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尚趣，直是橫行，組織曲律

卷四

十一

方諸館

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聳牙，多令歌者辭舌，吳江嘗謂寧協律而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是爲中之之巧，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呂吏部玉繩鬱藍生，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吏部曰：彼惡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拘折，天下人噪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鬱藍生謂臨川近狂，而吳江近狷，信然哉。

自詞隱作詞譜，而海內斐然向風，衣鉢相承，尺尺寸寸，守其渠媿者二人，曰吾越鬱藍生，曰樵李大荒，遁客、鬱藍神劍、二媿等記，并其科段轉折似之，而大荒

乞麾至終帙不用上去疊字然其境益苦而不_甘詞隱之持法也可學而知也臨川之脩辭也不可勉而能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

詞隱所著散曲情癡寢語及詞隱新詞各一卷大都法勝於詞曲海青冰二卷易北爲南用工良苦前二種呂勤之已爲刻行後一種勤之既逝不知流落何處惜哉

詞隱墜釵記蓋因牡丹亭記而興起者中轉折儘佳特何興娘鬼魂別後更不一見至末折忽以成仙會合似缺鍼線予嘗因鬱藍之請爲補又二十七盧二舅指點脩煉一折始覺完全今金陵已補刻

詞隱生平爲挽回曲調計可謂苦心嘗賦二郎神一套又雪夜賦鶯啼序一套皆極論作詞之法中黃鶯兒調有自心傷蕭蕭白首誰與共雌黃尾聲吾言料沒知音賞這流水高山逸響直待後世鍾期也不妨二詞見勤之刻中至今讀之猶爲悵然蘇長公有言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吾於詞隱亦云

宛陵以詞爲曲才情綺合故是文人麗裁四明新采豐縹下筆不休然於此道本無解處崑山時得一二

致語、陳陳相因、不免紅腐、長洲體裁輕俊、快於登場、
言言襍線、不成科段、其餘人珠家璧、各擅所長、不能
枚舉、第尚達者或跳浪而寡馴、守法者或跼蹐而不
化、若夫不廢繩檢、兼妙神情、甘苦匠心、丹腹應度、劑
衆長於一冶、成五色之斐然者、則李于鱗有言、亦惟
天寔生才、不盡後之君子、

吾越故有詞派、古則越人鄂君、越夫人烏鳶、越婦采
葛、西施采蓮、夏統慕歌、小海河女、尚已、迨宋而有青
梅之歌、志稱其聲調宛轉、有巴峽竹枝之麗、陸放翁
小詞閒豔、與秦黃並馳、元之季有楊鐵崖者、風流爲
曲律

卷四

十四

方諸館

後進之冠、今伯業艱危、一曲猶膾炙人口、近則謝泰
興、海門之四喜、陳山人鳴野之息柯、餘韻皆入逸品、
至吾師徐天池先生所爲四聲猿、而高華爽俊、穠麗
奇偉、無所不有、稱詞人極則、追躡元人、今則自縉紳
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爲新聲者、不可勝紀、以余
所善史叔考、撰合紗、櫻桃、鸚釵、雙鴛、鸞、瓊花、青蠅、
雙梅、夢磊、檀扇、梵書、又散曲曰齒雪、餘香、凡十二種、
王澹翁、撰雙合、金椀、紫袍、蘭佩、櫻桃園、散曲曰款乃
編、凡六種、二君皆自能度品、登場、體調流麗、優人便
之、一出而搬演幾遍國中、姚江有葉美度進士者、工

雋摹古，撰玉麟、雙卿、鸞鏡、四艷、金鎖，以及諸雜劇，共十餘種。同舍有呂公子勤之，曰鬱監生者，從髫年便解搗搯，如神女、金合、戒珠、神鏡、三星、雙棲、雙閣、四相、四元、二媼、神劍，以迨小劇，共二三十種。惜玉樹早摧，齋志未竟，自餘獨本單行，如錢海屋輩，不下一二十人，一時風尚，槩可見已。

徐天池先生四聲猿，故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木蘭之北，與黃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先生居與余僅隔一垣，作時每了一劇，輒呼過齋頭，朗歌一過，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絕以復，則舉大白以酬，賞爲知音。中曲律

卷四

五

方諸館

月明度柳翠一劇，係先生早年之筆，木蘭禰衡，得之新創，而女狀元，則命余更覓一事以足四聲之數。余舉楊用脩所稱黃崇嘏春桃記爲對，先生遂以春桃名嘏。今好事者，以女狀元，并余舊所譚陳子高傳稱爲男皇后，並刻以傳，亦一的對。特余不敢與先生匹耳。先生好談詞曲，每右本色，於西廂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獨不喜玉玦，目爲板漢。先生逝矣，邈成千古，以方古人，蓋真曲子中縛不住者，則蘇長公其流哉。

陳鳴野先生，以詩畫書翰，推重一時，生平好游狹斜，故多贈青樓之作，儼俏清便，亦一詞場駿足。余生晚

不及識先生，今相國朱文懿公，先生壻也。嘗謂余言先生風流跌宕，喜游揚後進，兼妙聲歌，故諸作絕無累字，今不可復見矣。

董少宰中峰先生，亦吾邑人也。幼舉神童，年十九，魁南宮第一。在翰苑時，曾有應制駕幸西湖，南其調詞一闕，今存集中，卽限於體裁，亦勝楊南峰數等。

余大父爐峰公，博學高才，著述甚富，有集數十卷，往與王方湖、王真翁兩先生齊名。鄉人士稱爲於、越、三王。少時曾草紅葉一記，都雅婉逸，翩翩有風人之致。遺命秘不令傳，今藏家塾。余弱歲臥病，先君子命稍曲律。

卷四

六

方諸館

更其語，別爲一傳，易名題紅，爲屠緯真儀部強序入梓，然其時所窺淺近，遣聲署韻間有出入。今輒大悔，懼人齒及，顧傳播已多，不可禁止。昨入都，一中貴爲余言，頃業曾進御，可發一大笑也。

南九宮蔣氏舊譜，每調各輯一曲，功不可誣。然似集時義，只是遇一題，便檢一文備數，不問其佳否。何如故率多鄙俚及失調之曲，詞隱又多仍其舊，便注了平仄作譜，其間是者固多，而亦有不能盡合處。故作詞者，遇有杌隉，須別尋數調，仔細參酌，務求字字合律，方可下手，不宜盡泥舊文。余非敢以翹先生之過。

蓋先生雅意，原欲世人共守畫一，以成雅道。余稍參一隙，亦爲先生作忠臣意也。作譜余寔慙，先生爲之，其時恨不曾請於先生，將各宮調曲分細中緊三等，類置卷中，似更有次第，今無及矣。

金元雜劇甚多，輟耕錄載七百餘種，錄鬼簿及太正音譜載六百餘種，康太史謂於館閣中見幾千百種，何元朗謂家藏三百種，今吾姚孫司馬家藏亦三百種。余家舊藏，及見沈光祿毛孝廉所，可二三百種，輟耕錄所列，有其目而無其書，正音譜所列，今存者尚半，其餘皆散逸湮沒，不可復見，然尚得因諸書所載，畧知梗槩。今南戲繁多，不可勝計，舊有集諸戲名目爲曲者，今之新編多舊已做過，以其本不傳，遂人不及見，更稍稽歲月，益滅沒不可考矣。余欲於暇中做輟耕正音二書例，盡籍記今之戲曲，且甄別美惡，次爲甲乙，以傳示將來，恨未能悉見所有，又散套曲古所傳不能盡識其人，尚有因舊刻而得其二者，坊間射利，每僞標其名，又并時曲亦盡題作古人名氏，以欺世人，不可勝紀。得并古曲亦一一畧所知者，以存一代典刑，似亦佳事。頃南戲鬱藍生已作曲品，行之金陵，散曲尚未及耳。

近吳興臧博士晉叔，校刻元劇，上下部共百種，自有雜劇以來，選刻之富無踰此。讀其二序，自言蒐選之勤，多從秘本中遴出，至其雌黃評駁，兼及南詞。於曲家儼任賞音，獨其躋拜月於琵琶，故是何元朗一偏之說。又謂臨川南曲絕無才情，夫臨川所詁者法耳，若才情正是其勝場，此言亦非公論。其百種之中，諸上乘從來膾炙人口者，已十備七八。第期於滿百，頗叅中駟，不免魚目夜光之混。又句字多所竄易，稍失本來。卽音調亦間有未叶，不無遺憾。晉叔故儁，才詩文竝楚楚，乃津津曲學，而未見其一染指，豈亦不敢

曲律

卷四

六

方諸館

輕涉其藩耶。要之此舉，蒐奇萃渙，典刑斯備，厥勸居多。卽時露疵繆，未稱合作，功過自不相掩。若其妍媸差等，吾友吳郡毛允遂，每種列爲關目，曲白三則，自一至十，各以分數等之。功令犁然，錙銖畢析，其間全具足數者，十不得一。旣嚴且確，不愧其家董狐，行當縣之國門，毋庸贅一辭矣。

客問今日詞人之冠，余曰：於北詞得一人，曰高郵王西樓，俊艷工鍊，字字精琢，惜不見長篇。於南詞得二人，曰吾師山陰徐天池先生，瑰瑋濃鬱，超邁絕塵。木蘭崇嘏二劇，剝腸嘔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曰臨川

湯若士、婉麗妖冶、語動刺骨、獨字句平仄、多逸三尺、然其妙處、往往非詞人工力所及、惜不見散套耳、問體孰近、曰於文辭一家得一人、曰宣城梅禹金、摛華揆藻、斐疊有致、於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其才情在淺深濃淡雅俗之間、爲獨得三昧、餘則脩綺而非採、則陳尚質而非腐、則俚矣、若未見者、則未敢限其工拙也、

孫比部諱如法、字世行、別號俟居、吾郡之餘姚人、忠烈公會孫、而清簡公冢子也、蚤穎、甫髫舉於順天、以進士高第授官比部、上疏請建皇太子、及論鄭

曲律

卷四

七

方諸館

貴妃不宜先王恭妃冊封、神廟震怒、擬賜杖、賴

政府疏救、謫尉潮陽、遂杜門不出、時居柳城、先生別墅以

圖史自娛、雅精字學、喜校讐、自經史諸子而外、尤加

意聲律、詞曲一道、詞隱專釐平仄、而陰陽之辨、則先

生諸父大司馬月峰公始抉其竅、已授先生、益加精

覈、嘗悉取新舊傳奇、爲更正其韻之訛者、平仄之舛

者、與陰陽之乖錯者、可數十種、藏於家塾、時爲鬱藍

生言、吾於諸傳奇、咸不難矢筆更定、獨於玉合題紅

二記、欲稍更一二字、不能施手、以其詞佳、勉更之、便

失故吾耳、又與湯奉常爲同年友、湯令遂昌日、會先

生謬賞予題紅不置因問先生此君謂予紫簫何若
時紫釵以下俱未出先生言嘗聞伯良艷稱公才而畧短公法

湯曰良然吾茲以報滿抵會城當邀此君共削正之
既以罷歸不果故後還魂記中警夢折白有韓夫人
得遇于郎曾有題紅記語以此先生自謫歸人士罕
見其面獨時招予及鬱藍生把酒商確詞學娓娓不
倦嘗愆憑予作曲律及南韻曰此絕學非君其誰任
之頃予考注西廂相與訂定疑竇往復手札蓋盈笥
篋竟以目眚誤醫病卒底今時時有西州之愴予於
陰陽二字之旨寔大司馬暨先生指授爲多不敢忘
曲律

卷四

三

方諸館

所自得於其沒也識以寄痛

鬱藍生呂姓諱天成字勤之別號棘津亦餘姚人太
傅文安公會孫吏部姜山公子而吏部太夫人孫則
大司馬公姊氏於比部稱表伯父其於詞學故有淵
源勤之童年便有聲律之嗜既爲諸生有名兼工古
文詞與予稱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談詞日仄不
休孫太夫人好儲書於古今劇戲靡不購存故勤之
汎瀾極博所著傳奇始工綺麗才藻燁然後最服膺
詞隱改轍從之稍流質易然宮調字句平仄兢兢悉
存不少假借詞隱生平著述悉授勤之竝爲刻播可

謂尊信之極，不負相知耳。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寫麗情，褻語尤稱絕技。世所傳繡榻野史、閒情別傳，皆其少年遊戲之筆。予所恃爲詞學麗澤者四人，謂詞隱先生、孫大司馬、比部侯居及勤之。而勤之尤密邇旦夕，方以千秋交勗，人咸謂勤之風貌玉立，才名籍甚，青雲在襟袖間，而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一夕溘先，風流頓盡。悲夫！予頃賦四君咏，別刻方諸館集中，曲律故勤之及比部促成，嘗爲予序，惜有餘悵，遂并比部梗槩識之後簡。

勤之曲品所載，蒐羅頗博，而門戶太多，舊曲列品有曲律

卷四

三

方諸館

四曰神，曰妙，曰能，曰具，而神品以屬琵琶拜月，夫曰神品，必法與詞兩擅其極，惟實甫西廂可當之耳。琵琶尚多拘字類句，可列妙品，拜月稍見俊語，原非大家，可列能品，不得言神。荆釵、牧羊、孤兒、金印，可列具品，不得言妙。新曲列爲九品，以上之上屬沈湯二君，而以沈先湯蓋以法論，然二君旣屬偏長，不能合一，則上之上尚當虛左，至後八品亦似多可商畧，復於諸人槩飾四六美辭，如鄉會舉主批評舉子卷牘，人珠玉畧無甄別，蓋勤之雅欲獎飾此道，誇炫一時，故多和光之論，予謂品中止宜取傳奇之佳者，次及

詞曲畧工，搬演可觀者，總以上中下三等第之，不必多立名目，其餘俚腐諸本，竟黜不存，或盡摻人間所有之本，另列諸品之外，以備查攷，未爲不可。至散曲又當別置一番品題，始爲完局。故夫目具蕭統筆嚴董狐，勒成不刊之書，以傳信將來，吾則不暇，以俟後之君子。

夏文彥論畫三品，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謝赫品畫，以陸探微居第一，謂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於上上品之外，無他奇言，故屈標

曲律

卷四

三

方諸館

第一，以之方曲，神品與第一，可易言哉。散曲絕難佳者，北詞載太平樂府，雍熙樂府，詞林摘艷，小令及長套，多有妙絕可喜者，而南詞獨否。勤之第載其名，不及列曲，詞隱南詞韻選，列上上次上二等，所謂上上，亦第取平仄不訛，及遵用周韻者而已。原不會較其詞之工拙，又只是無中揀有，走馬看錦，子細着鍼砭不得。中小令間有佳者，而長套無一中窾，頃友人吳興關仲通同諸君過集齋頭，商推其較子爲言，小令如唐六如祝枝山輩，皆小有致，而祝多漫語，康對山，王洩陂，常樓居，馮海浮，直是粗豪，原非

本色陳秋碧沈青門梁少白李日華金白嶼時有合
作處然較之元人則彼以工勝而此以趣合長套亦
惟是陳秋碧梁少白最稱爛熳陳起句兜的上心來
薄倖太情雜等皆不成語梁無此等累句而陳時得
一二致語顧二君疵類自爾不少他卽稍有可觀而
腔韻不合者又不足數也仲通謂如子言良確然究
竟彼善寧無一長因舉帙中人所常唱而世皆賞以
爲好曲者如窺青眼暗想當年羅帕上曾把新詩寫
因他消瘦樓閣重重東風曉人別後諸曲爲問予謂
前三曲已載前論第十六第二十四篇中卽後二曲

曲律

卷四

三

方諸館

母論意庸語腐不足言曲亦疵病種種不可勝舉如
樓閣重重一曲前曰東風曉後又曰風雨清明到又
曰東風畫橋前曰垂楊金粉消後又曰柳絲暗約玉
肌消前曰綠映河橋後又曰東風畫橋前曰燕子剛
來到又曰畫棟梁空落燕巢前曰心事上眉梢後又
曰心牽意掛又曰我心中恨着前曰恨人歸不比春
歸早後又曰那人何事還不到前曰病懨懨難禁這
兩朝後又曰悶懨懨離情懊惱前曰落紅惹得朱顏
惱後又曰落花和淚都做一樣飄而朱顏惱又與離
情懊惱重前曰柳絲暗約玉肌消後又曰如今瘦添

楚腰前曰夢回蝴蝶巫山杳後又曰雲散楚峰高前
曰月明古驛後又曰紗牕月曉前曰繡戶生芳草後
又曰別離一旦如秋草而別離句又與離情懊惱重
又一曲而押二曉字三消字二橋字二到字二早字
二惱字又綠映河橋月明古驛非閨中語又醉扶歸
首二句皂羅袍中四字句俱宜對而不對中僅恨人
歸不比春歸早及落花和淚都做一樣飄二語稍俊
至末可惜粧臺人易老又不成語詞隱亦以爲不思
量寶髻五字當改作仄仄平平花堆錦砌當改作
去上去平怕今宵琴瑟琴字當改作仄聲故止列次

曲律

卷四

五

方諸館

上、人別後曲、蔣氏舊譜謂是高則誠作亦未必然首
調以七夕起而寒蟬衰柳水綠蘋香非七夕語得成
就句與上文不接真箇勝腰纏跨鶴揚州俚甚又腰
纏下無十萬貫語所纏何物既曰暮雨過紗牕涼已
透又曰雨散雲收又曰西風桂子香韻幽又曰滿城
風雨還重九集賢賓首調言中秋而聽寒蛩聲滿牀
頭非中秋語次調起句用八字非體既曰虛度中秋
又曰見池塘已暮秋又曰對景傷秋又曰傍水芙蓉
兩岍秋又曰強把金尊斷送秋既曰水綠蘋香人自
愁又曰一種相思分做兩處愁又曰遮不斷許多愁

又曰添愁既曰如病酒又曰白衣人送酒又曰惟酒
可消憂又曰強把金尊斷送秋既曰水綠蘋香又曰
相映白蘋洲既曰綠荷又曰橘綠既曰一種相思又
曰相思未休既曰水綠蘋香又曰霜降水痕收又曰
傍水芙蓉兩岫秋既曰空房自守又曰淒涼怎守既
曰滿城風雨還重九又曰一年好景還重九一曲押
二柳字四愁字五秋字二收字三酒字二頭字三九
字惟二瘦字則同句可竝押稍不妨中怕朱顏去也
三句語意俱不相蒙白衣送酒二句無謂幾番血淚
句與上不相接羈人無力無力不通綠荷紅蓼白蘋

曲律

卷四

五

方諸館

芙蓉橘綠橙黃何堆積至此末句斷送秋復不成語
弇州評此曲謂不免雜以凡語疵病如此詎止凡語
已耶總之二曲無大學問一也無大見識二也無巧
思三也無俊語四也無次第五也無貫串六也只是
餽釘一二膚淺話頭強作豪嘍令盲小唱持豎木拍
板酒筵上赫不識字人可耳何能當具眼者繩以三
尺舉此一斑他可知矣仲通曰善子論如倉公按脉
百病皆見勝不敢復相士矣然請從未減畧取備員
曰無已則舊譜所載古詞咏赤壁大江逝水念奴嬌
五調及楊鐵厓蘇臺弔古霸業艱危夜行船序六調

二詞頗具作意惜皆用韻厖雜前詞更甚故詞隱韻選不收此外似無可取矣仲通擊節謂子殊深文然不如此不足論曲。

一日復取鐵厓詞諦觀之殊不勝指摘此詞出入三韻起語霸業艱危句便腐而迂下玉液金莖二語事既纖細語亦湊插第二調自勾踐雄徒起至下身國俱亡十許語句句老生陳唾且雄徒不雅靈胥生造鬪黑螭次調樵李亭荒三語與下錦衣香起館娃宮荆榛蔽四語又下漿水令起採蓮溼紅芳盡死四語俱是一意又煙花山水楊柳水殿欹剩水殘山香水

由律

卷四

五

方諸館

鴛鴦去無邊秋水五水字重用又下蒼煙蔽與荆榛蔽二蔽字重高臺郊臺臺城層臺四臺字重綠樹雲樹二樹字重走狗鬪雞鬪字當用平聲黍離故墟墟字當用仄聲漿水令首末二段宜對不對末句復少一字蓋此曲之病用韻雜出一也對偶不整二也塵語俗語生語重語疊出三也此老故以詞曲自豪今其伎倆乃止如此吾非好爲刻覈就曲論曲不得不爾至大江逝水一曲則與此不同其詞第櫜括蘇詞元及參入赤壁二賦語不必已創無多瑕隙特蘇詞元用古韻假借太甚不美歌聽又起處悠悠萬頃與茫

茫東去，接用古城石壘，水落石出，穿空亂石，三石字疊用，終非作法，爲足恨耳。以是知曲之爲道，其詣良苦，其境轉深，良工不示人以樸，一時草草，掩護無從，可不慎諸。

世所傳黃鶯兒、寒食杏花天、唐伯虎詞也。二犯桂枝香、韶光似酒、秦憲副詞也。玉芙蓉、殘紅水上飄、李日華詞也。金索掛梧桐、東風轉歲華、七犯玉璫瓏、新紅上海棠、祝京兆詞也。瑕瑜自不相掩，畫眉序一見杜韋娘、夜行船、序堪賞花朝、泣顏回、東野翠煙消、普天樂、四時歡、千金笑等曲，則學究之作，自然紅腐滿耳。

曲律

卷四

三

方諸館

南北調小牕低，臥日三竿，步步嬌、宦海茫茫、京塵渺，又儒先大老之筆，不得以曲道繩之耳。

今世所傳西樓樂府有二，一爲王磐，字鴻漸，高郵人，一爲王田，字舜耕，濟南人，二人俱號西樓，舜耕之詞，較鴻漸頗富，然大不如鴻漸精鍊，如浴裙、睡鞋、閨元、宵轉、五方等曲，皆鴻漸作，弇州所謂頗警健，工題贈，而淺於風人之致者，蓋指舜耕，非鴻漸也。鴻漸樂府，曾見太學所存書籍，亦列其目，爲時所重，可知已。

弇州所謂趙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遠菴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指冷鳳凰生，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未齋

之單題梅、王、威、寧之黃鶯兒，今惟寂寞過花朝一曲，尚有傳者，自餘皆不及見，不知其工拙如何，要皆坊間盲賈棄擲不存之故，殊可惜也。

李空同、何大復，必不能曲，其時康對山、王、漢、陂，皆以曲名，世爭傳播，而二公絕然不聞，以是知之，卽弇州所稱空同指冷、鳳凰生句，亦詞家語，非曲家語也。甬東薛千仞遺筆餘二卷，中載王、漢、陂好爲詞曲，客有規之者曰：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何不留意經世文章，漢、陂應聲曰：予不聞其次，致曲乎？足稱雅謹。

曲律

卷四

天

方諸館

世無論作曲者難其人，卽識曲人亦未易得，藝苑卮言談詩談文，具有可采，而談曲多不中窾，何怪乎此道之汶汶也。

天之生曲才，與生一曲喉，一也。天苟不賦，卽畢世拈弄，終日咿呀，拙者仍拙，求一語之似，不可幾而及也。然曲喉易得，而曲才不易得，則德成而上，與藝成而下之殊科也。

吾友季賓王與予同筆研最久，讀書好古，作文賦詩，事事頡頏爭先，獨不能爲詞曲，嘗謂我甘北面，予幸教我，予謂天寔不曾賦子此一副腎腸，姑勿妄想，賓

王慙然。

一日席間、柳元穀舉王西樓走失雞滿庭芳、平生淡薄、叶雞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閒鍋竈、任意烹

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倒

省得我門東道、免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瓶中杏

花爲鼠嚙、倒朝天子、斜插句杏花、當一幅橫披畫、毛

詩中誰道鼠無牙、却怎生咬倒了金瓶架、水流向牀

頭、春拖在墻下、這情理寧甘罷、那里去告他、何處去

訴他、也只索細數着猫兒罵、二曲、以爲妙絕、予謂良

然、然吾嘗欲爲此君更易數字、元穀曰何謂、予曰、前

曲律

卷四

五

方諸館

一曲、穿炒而用胡椒、毋太熱乎、欲更作花椒、後一曲、
插花瓶中而曰、當一幅橫披畫、毋太矮而闊乎、欲更
作單條、下毛詩中誰道齒無牙、使村人聽之、不以爲
茅司中杏花乎、是爲語病、欲更作笑詩、人浪說鼠無
牙、乃妥耳、元穀鼓掌大快曰、恨不令西樓聞之、定當
頰首稱服、舉座爲之闐堂、

作曲如美人、須自看目齒髮、以至十筍雙鈎、色色妍
麗、又自筭黛衣履、以至語笑行動、事事襯副、始可言
曲、是故以是繩曲而世遂無曲也、

詞曲不尚雄勁險峻、只一味嫵媚閒艷、便稱合作、是

故蘇長公辛幼安竝寘兩廡不得入室。

曲之道廣矣大矣自王公士人以迨山林閨秀人人許作而特不許僧人插手。

予昔論男后劇曲用北調而白不純用北體爲南人設也。已爲離魂并用南調鬱藍生謂自爾作祖當一變劇體既遂有相繼以南詞作劇者後爲穆考功作救友又於燕中作雙鬟及招魂二劇悉用南體知北劇之不復行於今日也。

宋詞如李易安孫夫人阮逸女皆稱佳手元人北詞二三青樓人尚能染指今南詞僅楊用脩夫人黃鶯兒所謂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一詞稍傳第用韻出入亦恨無閨閣婉媚之致予疑以爲升菴代作自餘皆不聞之豈真古今人不相及耶。

山東李伯華所作百闕傍粧臺爲康德涵所賞予購讀之盡儉父語耳一字不足采也。

世所謂才士之曲如王弇州汪南溟屠赤水輩皆非當行僅一湯海若稱射鵰手而音律復不諧曲豈易事哉。

今之詞曲，卽古之樂府也。吾友桐栢生，嘗取古樂府中所列百餘題，盡易今調，爲各譜一曲，其辭亦雅麗可喜，大是佳事，勤之已爲刻行。

宋詞見草堂詩餘者，往往妙絕，而歌法不傳，殊有遺恨。予客燕日，亦嘗卽其詞，爲各譜今調，凡百餘曲，刻見方諸館樂府。

予考索甚勤，而舉筆甚懶，每欲取古今一佳事，作一傳奇，尺寸古法，兼用新韻，勒成一家言，倥偬不果，卽冬青一事，係吾家王脩竹監簿，以故宋戚畹，不勝痛憤，捐重貲，命家客唐林二君爲之，而已諱其事，世遂尚爾缺然，他日終當一酬此夙願耳。

南曲之必用南韻也，猶北曲之必用北韻也，亦猶丈夫之必冠幘，而婦人之必笄珥也，作南曲而仍紐北韻，幾何不以丈夫而婦人飾哉。吾之爲南韻，自有南曲以來，未之或省也。吾之分姜光堅涓諸韻，自有南韻以來，未之敢倡也。吾又嘗作聲韻分合之圖，蓋以洩天地元聲之秘，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言矣。

吾友王澹翁，好爲傳奇，予嘗謂澹翁若毋更詩爲第

曲律

卷四

三

方諸館

月染指一傳奇，便足持自愉快，無異南面王樂。澹翁曰：何謂？予謂卽若詩而青蓮少陵能令艷冠裳而麗粉黛者，日日作渭城唱乎？澹翁大笑鼓掌，以爲良然。一時戲語，然亦不失爲千古快談也。

西廂琵琶二記，一爲優人俗子妄加竄易，又一爲村學究謬施注解，遂成千古煩冤。予嘗取前元舊本，悉爲釐正，且并疏意指其後。目曰方諸館校注，二記並行於世。吾友袁九齡嘗謂屈子抱石沈淵，幾二千年，今得漁人一網打起，聞者多爲絕倒，蓋二傳之刻，寔多九齡慇懃成之云。

曲律

卷四

三

方諸館

實甫西廂千古絕技，微辭奧旨，未易窺測。予之注釋，筆之所錄，總不逮口之所宣。頃在都門日，吳文仲莊冠甫諸君，合三十餘人，於米仲詔繕部湛園，邀予擁臯比。一悉其義，諸君莫不解頤擊節稱快。冠甫謂實甫有知，當含笑地下。醉後分韻，各賦一詩。黃中宜繕錄成帙，仲詔爲作序題曰艷情詩以傳。一時目爲奇事。今四方好事者，往往購去，以當談資云。

小曲掛枝兒，卽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卽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

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也。

予爲雜論，每得數語，輒拈管書之，積且盈帙，因自笑無裨大道，不如且已，遂爲閣筆。

律成，吳郡毛允遂謂子信多聞，曷不律文律詩，而以律曲何居？予謂吾姑從世界闕陷者一脩補之耳，曰：謂卑者苦不入，而高者訾不急，奈何？予謂吾故不爲擔菜傭，若咬菜根輩設也。旣取予故所賦曲，曰：方諸館樂府者卒業，輒拍几叫絕，謂說法惟爾，成佛作祖亦惟爾。莊生有言：道在荑稗，在螻螿，信哉！其識吾言簡末，戲爲筆此。

曲律

卷四

三

方諸館

論曲亨屯第四十

迂愚叟之志牡丹也，有榮辱籍焉。夫曲曷嘗不藉所遇以爲幸不幸哉？遇則亨而不遇則屯也。戲次其事，各得四十則，附志於後，以當好事者一噓。

曲之亨

萃堂 青樓 名園 水亭 雪閣 畫舫

花下 柳邊 佳風日 清宵 皎月 嬌喉

佳拍 美人歌 變童唱 名優 姣旦

伶人解文義 艷衣裝 名士集 座有麗人

佳公子 知音客 鑒賞家 詩人賦贈篇

座客能走筆度新聲 閨人繡幕中聽 玉
卮 美醞 佳茗 好香 明燭 珠箔障
繡履點拍 倚簫 合笙 主婦不惜纏頭
廝僕勤給事 精刻本 新翻艷詞出

曲之屯

賽社 釀錢 酌願 和爭 公府會 家宴
酒樓 村落 炎日 淒風 苦雨 老醜
伶人 弋陽調 窮行頭 演惡劇 唱猥詞

沙喉 訛字 錯拍 刪落 鬧鑼鼓 儻
交與席 下妓侑尊 新筍酒敗喉 惡客闖

曲律

卷四

詒

方諸館

座 客至犬嚎 酌酒人罵座 席上行酒政
將軍作調笑人 三脚猫人妄譏彈 村人
喝采 鄰家哭聲 僧道觀場 村婦列坐
小兒啼 場下人廝打 主人惜燭 家僮告
酒竭 田父舟人作勞 沿街覓錢

余不諳詞法而酷好詞致猶憶弱冠之年侍先君子山陰署中獲同王伯良先生研席先生於譚執之暇每及詞曲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余間舉古傳奇若雜劇中瑕瑜處相質先生輒頷解首肯謂可以言曲先生於此道故夙夙悟加以精探逖攬自宮調以至韻之平仄聲之陰陽窮其元始究厥指歸靡不析入三昧吾邑詞隱先生為詞壇盟主持法之嚴

曲律後語

一

鮮所當意獨服膺先生謂有冥契諸所著撰往來商榷先生常欲進余堂廡指授衣鉢余謝未皇歲癸亥先生病入秋忽馳數行緘一帙來曰吾生平論曲為子所賞願喙也非筆也寢久法不傳功令斯湮正始永絕吾用大懼今病且不起平日所積成是書曲家三尺具是矣子其為我行之吳中余啟讀之則曲律也方在校刻而訃音隨至茲函蓋絕筆耳

先生淹通藻藪其所為詩若古文辭卓然成一家言有方諸館集久行於世遺草多未入梓獨忍死以是編相付先生嘗謂吾姑從世畧缺陷處一修補之此意殊可念先生嘗嘗按注古本西廂琵琶二傳一洗沈譌特擅精博並徵余言弁首猶是屬意衣鉢狂狷之極思余卒遂巡未能一領其秘亦不意其遂為古人竟以此負先生矣先生作有題紅記及

男后離蒐救友雙環招魂諸劇膾炙一時乃最所意得則有方諸館樂府二卷悉散套與小令家繕部兄方為劓之金陵蓋先生一生鍾有情癖故但涉情瀾留連宛轉盡態極妍令人色飛腸斷尤稱擅場洵是千古絕技今二書並行庶不為千古絕學藉以不終負先生嘉惠之意其在斯乎余原不諳曲法故律中微密不置論亦不復須論聊綴數語簡後

用紀顛末以志輟絃之痛

天啟閑逢困敷之歲季春上浣五日松陵友

弟毛以燧跋

附

別毛允遂

王驥德

三十年来向與禽可憐同調復同心如蘭自
合推交誼流水常能借賞音病久故應傷四
壁路長難慰報雙金他時夢裏遙相訪烟水

曲律後語

三

茫茫可易尋

先生以此詩同曲律來
告訣使甫復命遂卒

哭王伯良先生詩十三首

毛以燧

屈指論交三十季寸心金石未為堅而今流
水知音去腸斷牙生在輟絃

官衙觚槩乍相依夜々燒鐙屑競霏非但能
言不可得祇應天壤解人稀

追憶分闈攬袂時山亭落日酒重醜忘年小
友君能許何處逢人不寄詩

梁園同作者花人並馬蒐竒角句新轉憶令

原增涕淚遺編悽斷忍重陳

昔歲余過先庫部兄陳畱署中

先生適至同為汴遊
刻有遊梁攬古諸作

君才什倍失封侯我亦青衫滯白頭一度相

逢一悲咤更堪操管哭長楸

山陰道上昔年遊遙咏巴山便解愁此日西

窓人不見斷雲咽水下孤舟

盈々如帶一江分每到相思悵暮雲猶記別

曲律後語

四

六十一

時鶯水畔槐風梅雨泣離羣

由來玄晏重三都雙璧居然借小巫從此無

心存救帚他時誰與任前驅

余小刻二種並
徵先生序篇

方諸集在見琳瑯餘草塵緘積滿牀手取一

編臨歿寄敢辭含痛與商量

每過東林輒繫舸便題尺一遣相邀遠公情

累消除盡猶共銜悲賦大招

先生與平望殊
勝寺道源上人

稱方外莫逆過必留止招余兄弟出留
連信宿乃去頃余走哭先生上人實偕

馬卿消渴病逡巡忍死題詩寄遠人雙篋遺
將端綺重可憐絕筆在斯晨
鍾情我輩自傷多最是情癡奈爾何今日玄
亭一揮涕不堪扶醉此重過
嶙峋彩筆足千秋豔語新詞到處留知是玉
樓成欲賦黃壚今古不勝愁



馬卿消渴病逡巡，忍死題詩寄遠人。
雙篋遺將端綺重，可憐絕筆在斯晨。

鍾情我輩自傷多，最是情癡奈爾何。
今日玄亭一揮涕，不堪扶醉此重過。

嶙峋彩筆足千秋，豔語新詞到處留。
知是玉樓成欲賦，黃壚今古不勝愁。